

✓
B192
S/F/H
1670

册	10
卷	13上

歷城縣志卷十三

邑人葉承宗撰

藝文志二

記

齊州二堂記

宋曾

鞏

子固南豐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嘗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撤之旣費且陋乃爲之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

546931
JA12'40

竊以山東爲古齊魯地山則泰嶽川則東海而孔
曾思孟之遺風餘習千萬載爲不泯是以才士產
於其間則夫善觀人才者宜以山東爲何如燕之
角荆之幹妘胡之筓吳越之金錫惟產得其地而
爲木之美人何爲獨不然今

朝廷設科目以網天下士而士之抱奇負異以人才
自命者罔不繇科目進矣况山東雄藩密邇
京畿非他方比者乎余以重脩貢士院爲諸君作人
之盛事旣記其實而因以及齊魯人才之所以盛

新命星馳而前毅然昌言曰無故而乞撫者僞也且
遼人父兄沒於國家憫其流離居之內地授
以官爵餼廩豈繫國耻是爲亦猶洗遼人父兄
之恨也而矯焉踵射天之習竟忘而不共天之
仇乎大逆不道法無赦未幾撫議敗防撫謝公璉
萊守朱公萬年內臣徐得時翟昇死之公言悉驗
事聞

天子震怒心倚公有

詔聽公居中調度將吏便宜從事不中制矣公乃力

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

堯之二女乃居瀉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繇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于黑水之灣又西北滙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

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傍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傍之蔬甲經冬嘗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傍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

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巳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宋曾鞏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醜而爲渠布道路民廬官舍無所不至瀟瀟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

其滙而爲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爲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瀑集則嘗取荆葦爲蔽納工于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爲工因其故累石爲兩崖其深八尺廣三十尺中捷析爲二門肩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又無後虞勞費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伸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是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石故爲之書時熙寧五年壬子也

重脩舜田門城樓記

艾俊
六梁

濟南舜耕地也秦岱踞其前濟水抱其右風淳俗美尚學務農故歷代文人顯宦以道德政事稱者多出其間春秋而降爲郡爲州沿革不一惟

皇明混一之初革元之治置布按三司而附以府運衛縣邇來分封於此遂改都司爲藩府舊有土城年代無考洪武四年始設磚石甃砌周圍一十二

里四十八丈高三丈二尺闕四門東曰齊川西曰
灤源南曰舜田北曰會波俱有子門城角及門建
有一十三樓或新或脩歲分久近獨舜田之樓柱
腐瓦解日就頽圯非一日矣成化戊子錢塘張公
珩以侍御出僉東臬總六郡軍政公有守有爲郡
人皆仰如神明政暇顧瞻樓敞而嘆曰此吾分內
事也不新之曷克稱保障黎元之地哉乃謀於同
寅脩之未幾樓成真一郡之壯觀也是役也都憲
主之張公倡之諸公開誠勸諭有司隨求備輪故
勞雖大而從寬費雖巨而易完矣張公以保障吾
民之盛心爲興廢舉墜之大務其德宏其慮遠斯
不可忘迺命工礱石爲記竊惟春秋凡用民力必
書以譏之今作南門樓惠孚於人故民樂獻其力
智周於物故工喜薦其技矧復積之有素使之以
時是宜易舉而亟成也彼何辭以致其揄揚之美
第觀是役無春秋之譏益重金湯之勢地利人和
兩得之矣國之保障永永是賴後來爲政者又所
當知也故書以記之

濟南府治記

危素

臨川

天子卽位之二年勅海內郡縣皆建公署以駭衆觀仍

命中書以圖式示四方事竣俾刻石以紀歲月并載什用之物於是濟南府治所成郡中耆儒安禮楊諒等以言曰吳元年天兵下濟南居民安堵如故明年建元洪武正月侍儀使崔公亮實知府事三月率僚佐視事於舊治撫綏得宜吏民咸服時總兵官信國徐公空青萊二府粟帛至郡吏職未備

廼建三倉巨廣盈曰廣運曰廣積總爲三百餘間整齊有法因脩城堞其東南之山皆山石不可溝洫遂大鳩工力不日而就方綜理有緒而是歲九月以奔母喪而去又明年正月以尚書兵部郎中廣信陳公脩來守郡

上出內帑金幣以賜二月至官議遵令式置公署時舊治已爲按察司欲采木石更作必大勞民力莫若因今驛舍之在浮屠開元寺者從而葺之則事易集而民不擾士民皆歡忻鼓舞經始于三月壬

寅至六月正廳成扁曰敬事堂後曰琴鶴堂兩廡
大門俱成推官廳經歷司架閣庫列于兩傍知府
同知通判區宅築于後幕官府吏廬舍依于兩翼
爲屋千餘楹屋瓦鱗集器用畢具驛舍則徙于東
爲屋又百餘楹祠城隍神歷山之上築風雲雷雨
神壇于城南社稷壇于城西各及五十楹仍脩築
西城千五百丈以繼崔公未畢之役距城二十餘
里大小清河之衝置堰頭鎮置通遠倉以通漕運
素惟濟南之爲郡岱宗當其前嶧華經其後自泉流

奔湧灌溉阡陌民庶繁夥舟車輻輳實乃要會之
地故置行中書省以尊藩服且山東自兵燹之後
獨濟南賴天戈所揮休養生息年穀稍稔流離漸
歸而兩公當造邦之初事役輻輳法制始行剖繁
劇而刑不施均工役而民無怨可謂知爲治之本
與况是邦孔子廟旣脩生徒就列庖膳有次而民
社興舉學業者日多時崔公方起復爲禮部尚書
聞之亦必爲之助喜也顧不遠千里屬筆於余故
覈書之相其役者通判姑蘇陸景祥推官錫山于

歷城縣志 卷之七
英經歷廬山陳汝言知雪川莘景尹凡本府督工
胥吏及什用之數咸列于碑陰洪武三年正月記

歷城縣題名記

邑令高大經

嘉靖辛卯高子自蒲臺改令歷下越明年壬辰會
脩東省通志爲考昔之官歷者匪惟其政與名絕
莫存紀僉爲惜之高子乃博搆諸廢牘斷案土彥
鄉髦得何令而下二十有四人遂謀于僚衆勸諸
石以永勸戒仍虛其次以俟來者旣就業僚衆曰
章往於幽歆來於顯斯役也其不畔於義乎吾子

盍申言之乃作而言曰君子脩其職以自成也其
目成惟民生其不自成惟民病且死厥惟重哉是
故令有四善而守已不與焉視民如子者善愛處
事如家者善理用財如已出者善節事長上以正
者善忠斯四者民之所繇生也令有四惡而衰悞
不與焉黷貨者食民肉惡貪倚刑者殘民庸惡酷
喜工者奪民業惡虐惠姦罰民者喪民心惡昏又
有四似而矯激不與焉縱弛者似寬厚苛察者似
嚴明急末務以悅長上者似勤勞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者似惠利斯八者民之所繇病且死也嗚呼
四善余罔不畔違日力以求之而未能也四惡四
似余罔不出入日力以去之而亦未能也敢不懼
哉敢不懼哉乃若先我諸令其善其惡其似予莫
能稽惟民所思繼我諸令或善或惡或似予莫能
量惟善是望僚衆曰嗟乎諒哉脩職以自成取舍
於此足也請書之以告

重建縣治大堂記

王象晉

康寧
新城

汝南宋公治歷之明年則今

皇帝之十有三年也政化旣行民用安息秋八月其
聽治之堂始成落焉先是巳卯之變濟南列署悉
經燬而縣治爲甚自廳事以暨吏舍正門以及
賓館內而錢穀所儲下至罪人所棲鞠爲焦土令
君朝莫坐堂皇聽庶事則設芟以居胥入白事出
輒內籍袖中長者至門閭吏不敢延請何較之夫
相與枕藉風露非不銳意更新無如時詘何矣夏
六月公來治歷招移綏忙息紛戢暴披瓦礫掩藪
豁履阡陌闢艸萊昕夕執掌歸則坐堂皇聽庶事

依然芟中而已左右間以爲請公曰遺骸在地流
移在道婦子采葛蔽樗在野未遑也弗許逮民旣
小愒矣左右又以請公曰城郭未葺臺署未建先
正名禍未復未遑也弗許逮百廢漸興矣左右終
以請公曰飛蝗蔽天野無青草民多疫癘道瑾相
枕未遑也又弗許已而公見胥入白事出輒內籍
袖中也秋九月乃作吏舍數十楹如昔制見長者
至門閹吏不敢延請也冬十月乃作大門四楹虛
受堂四楹如昔制又見何較之夫相與枕藉風露

也十一月乃作廣生室數十楹悉如昔制浸尋至
今年之夏亢陽疾風聽治之芟日捲數重茅宵見
星月且值禱雨屢應民望有秋公曰可矣乃出先
後俸錢庀材鳩工再閱月而告成匠石至于徒役
凡若干人棟斲至于備糈凡若干緡經始至于落
成凡若干日于是左右奔奏于茲堂胥慶曰公堂
成矣而不知費之何以出羣黎環覩于茲堂胥慶
曰公堂成矣而不知力之何以勞薦紳學士晉謁
于茲堂胥慶曰公堂成矣而不知時之何以調功

之何以集中秋上日值公初度余自相臺走歷下
躋堂稱觥公因以記屬余余退而歎曰若公可謂
家視其官矣章綬君子遑遑視公舍如蓬廬雖在
圮敝亦冀倖超遷以勸貽後人卽稍加塗茨稱故
事已爾而公之草昧經營咄嗟立辦也如此不則
窮極壯麗動擾民間輪奐雖美怨愁偕築而公之
竹頭木屑咸資俸餘也如此又或因陋苟簡狹小
制度取具目前弗克經久而公之規畫久遠矩摹
宏敞也又如此匪直此也築城濬池建列署脩廢
祠其蠱飭而鼎新者不獨此堂爲歷下急呼以請
民命募人捕蝗以恤民災嚴汰冗役以清胥弊設
鐘於獄以察寃囚其興利而起敝也不獨此堂而
此堂其大者也若公可謂家視其官矣公名祖法
字允繩別號澍水河南汝寧之新蔡人甲戌進士
初令齊河已卯夏自祁門遷歷下遷歷之明年秋
八月始成此堂而新城王象晉爲之記因作頌曰
瞻彼岱陰巖城斯臨維齊歷下嘉名至今懿厥治
所面巖背渚歧翼翬飛爰居爰處匪茹笑來回祿

肆災次鱗錯繡蕩爲煨埃棟橈已脫焦壁四達不見宓堂乃見召菱公來齊州民用見休百廢俱興公堂廼脩卜云其吉作堂秩秩經之營之成以不日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蒞止旣和且平華峯奕奕灤水恒碧于萬斯年令德無射

濟南路廟學新垣記

元張起巖

慶臣
邑人

濟南府學在大明湖南規制如魯泮宮夏秋雨集垣易圯至元六年庚辰秋八月山東憲漕總府告朔於廟憲副珊竹忽里哈赤知事李彥敬顧瞻郁

文堂北牖坯堆積問其故學官對以儲之待補缺垣於是僉議垣旋圯旋補壤疏而善摧紆回而弗整暫完而缺役煩而擾何若撤其舊垣審其夷巖引繩取正憲司總府議旣允協府監尹倅屬謀之郡人之尚義者度垣之高下廣袤則垣廣千二百五十二尺高可一丈六尺廣四尺以石築地其垣墉以汙白堊覆之以瓦崇整完固過者爲之改觀他廟學所未有也府學教授戴思恭宜有記來請於余余謂學校之設所以明倫造士繫於風俗治

道屬功成治定承平之時爲先務者莫急於此自古在昔建國居民建學爲先蓋教學立則人倫明成德達財者衆而親親尊尊忠孝禮義信讓之在人者莫不興起風俗之元治道之隆於是乎在謂爲承平之先務者非泛論也或者慮不及此視學較之教若無與於已以師生廩膳爲徒費以講授問難爲可緩以廟學脩完爲非急朔望丁祭不失期會取具而已以爲繫於風俗治道者幾何人哉濟南山東上路齊魯都會憲漕二千石三大庠治所在焉民物集聚則其表率視效實風俗治道之權輿也矧學廟隆替又表率視效之所先今憲司總府於廟學垣墉其整飾猶若此則其明倫崇化興學育材繫於風俗治道之大者可見也余故不辭卽其實而爲之書

歷城縣新建儒學記

學憲畢 瑜

歷城縣學舊在府治之北縣治之東隘巷頽然數楹不蔽風雨成化戊戌春有司旣煥新郡學知縣事賈宣暨教諭婁偉訓導古鼎謀更新之與郡學

等一日率諸生來言縣治東北有空閑公館寬廣
爽敞宜易之余時偕按察使李公益等躬往視焉
僉曰宜請於

朝而遷焉適巡撫許公進下車之初憲度一新尤倦
倦以興學爲務乃命縣丞游寬董其役復市學傍
民居闢而廣之前爲學門儀門中爲明倫堂後爲
講堂皆因其舊而易以扁東西弘建兩學堂之東
構宣聖殿及鄉賢祠祠後徧列號舍以居諸生講
堂北併列學官之居而凡倉庫庖湍之所靡不以

備以卑陋爲高明化腐朽爲鮮麗觀者嘖嘖嘆賞
以爲盛舉肇工于是歲之吉至于仲冬始成于是
甲午冬奉

命督學是邦嘆斯學凋敝已久今一旦獲徙而新之
益知凡物廢置有時斯文興作在人豈偶然哉爾
諸士朝斯夕斯尚當因而徙其善新其業養其性
而約於禮收其心而進於道剛者矯而異邪者正
而中鈍者攻而銳昏者發而明戇者變而通舍咄
乎道德之英華沐浴乎詩書之膏澤日新又新徙

之又徒使人不于學改觀而于諸士子拭目以無負

朝家作養之恩賢侍御創建之美意諸藩臬及良有司作興之盛心是乃所望余職學政故特記之且俾凡助力者並列姓字于碑後用以告夫來者

縣學重建尊經閣記

略

楊衍嗣

元毓邑人

歷城學宮舊有尊經閣在明倫堂後所以貯縹囊崇聖教也奈鈴風礎雨移之歲月輒而傾圮前署諭胡公謀所以興之邑侯吳公慨然捐俸以助而

鄉大夫以籛金來助者復雲集焉不期月而厥工告成牆則易土而磚臺則易磚而石五間四楹二層兩室悉如舊制其雲窻月牖之玲瓏闌棟虹簷之壯麗則視昔有加焉是舉誠可謂知先務者矣是役也經始于癸亥之春落成于是歲之秋方將勒石以垂不朽適吳公遭風木之悲而胡公隨亦遷去南山片石且僵臥綠蘚中矣幸今邑侯呂公署諭楊公乃謀所以立屬余記之蓋將以紀盛美垂獎勸也

舜祠重修記

侍郎薛瑄

有大聖人之道而功被於天下萬世者固以爲天下萬世之所崇奉若濟南府之有舜祠是已舜耕歷山史記以山在河東今濟南亦有歷山故後人因以立祠焉夫歷山之地不足深辯獨舜以大聖人之道功被天下萬世人得而知之則濟南立祠以致崇奉者夫豈過哉正統初瑄以菲材監臨官山東憲司嘗進謁祠下因追仰聖道數千載之上今去濟南二十餘年矣方以老病退居河汾山南憲

使王允郡人也乃以書來曰吾濟南故有舜祠歷年滋久木瓦腐漏不可以妥神謁虔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年公富巡撫山東因謁是祠見其圯剝之甚退謂藩臬官僚曰舜大聖人也是郡之人旣立祠以崇奉而屋宇弗治如此幾於慢矣曷圖所以新葺之于時歲值少豐未可興事又二年爲天順四年歲旣連稔民生亦舒于是都憲洎藩臬以濟南守陳銓才可集事俾董祠役銓量材計工皆取之帑餘在官而民不知擾自殿寢廊廡

以及外門次第俱新宏廣壯固皆有加於前時又擴其隙地繚以周垣幽邃清峭允稱神棲始事於是年之正月逾月而工訖繇是官民大小咸慙瞻依夫斯役也實乃崇奉聖神而有關於世教不可無辭以紀其事敢丐文俾刻之石以垂永久瑄念數十年前既嘗謁祠下而追仰聖道今茲之舉固宜有言夫舜之所以爲大聖者以其爲人倫之至而精一執中乃萬世道統之源禹湯文武之君臯陶伊傅周召之臣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聖賢雖行道明道之行不同而其相傳之心法實皆邇其統是其功被於天下萬世者曷以窮極哉今聖朝方以有虞之道治天下薄海內外咸底休風然則是祠之新匪徒崇聖道於往古實有以仰若聖朝爲治之意是誠有關於世教也遂書其事俾刻之石

齊州閔子祠記

宋蘇

轍

子繇
眉山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

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
守濟南越明年政脩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
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惟不
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
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脩其嘗事堂成具三獻焉
籩豆有列儉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
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
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亦咸仕
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子路仕衛
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
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仕季氏嘗
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
任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
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
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
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復履
風濤而不僨觸蛟龍而不聾若夫以江河之舟楫
而跨東海之難測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

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者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隨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濟南府城隍廟記

殷士儋 正南邑人

粵稽載籍城隍之祀前古有之其秩在禮官為天下通祀實自 聖朝始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六合詔定京都及天下城隍封爵其在各府曰鑒察威靈公秩正二品衮冕九旒九章命翰林撰制詔頒之尋令儒臣考正諸神位號止稱某府城隍之神詔曰使神聽命于天諸鬼神聽命于神庶權綱不紊也京都城隍廟成山東諸省城隍之神序列廟門內然在諸省第以府稱無以省冠者州縣各有專祀惟附郭不更設濟南山

東省會首郡也廟建自洪武初凡省臬貴臣郡縣長貳諸執事始至一如令甲矢神曰所不恪其神其殃之春秋有事山川社稷載其主合食于壇水旱疫厲寇肯則省臬大夫或撫巡命使輒督所部叩禱惟謹蓋視他府禮式崇異矣按碑記廟經有司脩葺者四自正德辛未逮今又五十年久漸圯敝公帑告訕謙畏因循靡任厥事者規制大壞弗稱百戶王永智鄉民孟詳輩二十有八人爰始倡義協葺住持王明倫白於諸司咸聽之且各蠲爲

助 宗藩特出帑金鄉大夫士民罔不樂輸翕贊乃庀僦材工自正殿寢殿配殿兩廡大門二門鐘樓鼓樓香亭甬道龕壁軒楹繪塑儀像齋宿庖厨諸所悉撤而新之始嘉靖辛酉四月至明年某月告竣壯麗完美煥然改觀過者懍惕儼乎若臨祝釐祈歲公私咸賴鄉進士崔君元吉爲狀其事屬余記之余嘗觀我

國家所頒郡縣條章蓋祀典禮惟首事大歲時走謁疇不躬覩敝陋乃縣曰廟額府祀也胡敢與府曰工

役縣責也非可侵出內虞其叢毀動衆思其賈怨
胥誘胥戒苟倖遷代以俟來者噫天下事坐是而
廢滋多矣彼其飭供具儲侍求稱監臨部使者意
率單中人數千產不靳甚乃剝下自封戕虐顯殺
未聞少自嫌畏此獨曰不敢何也閭巷之民一倡
衆應非藉威令督迫之資庫不煩一錢官不徵一
夫數十年之墜缺一舉振起無難者廢興存乎人
哉海岱鉅邦百執事具列而政務首事自二三韋
布底其成余嘉其志竊因有深慨焉乃爲次其歲
月俾刻石識之庶後之觀者有所儆也

崇正祠碑記

學憲陸

鉞舉之四明

濟南城東北十餘里孤峯磔立峨然而蒼翠者爲
華不注山山陽峻宇繚垣鬱然而盤亘者爲華陽
宮宮據山爲勝泉深而谷幽幡幢鐘鼓震響林壑
過者相顧嘆息曰秀靈融結之地明神弗接而淫
瀆其祀曷表勝觀以式邦人嘉靖壬辰

詔天下毀淫祠於是有司議毀華陽值撫臺袁公釐
革廢政爰秩祀典廼進藩臬諸君謀曰祀淫匪彛

毀成匪儉匪彞典將廢匪儉民將戕盍存舊而新之以正易淫傳曰先成其民後致力於神如之何維時按臺方公稽古禮文則復進諸大夫謂曰祀欲正報欲隆舉欲不廢慎之哉鉞不敏從諸大夫後乃退而言曰余嘗登華不注有遺慨焉逢丑父之忠備焉烈矣閔子騫之孝純焉至矣華泉取飲脫君虎喙茲非此地乎而費之廟食幾爲華陽之墟矣余安得已於慨耶余聞古之君子生於其鄉則社祀勞於其地則邦祀死於其土則墓祀是故

社祀以昭靈也邦祀以徵勞也墓祀以寧魄也思不忘故也故祠之言思也過畫邑者必思蠲入孝里者必思巨登華不注而不弔逢閔二公如忠臣孝子之思何諸大夫曰祀以崇報報以立功忠孝臣子之大防也勸斯至矣乃復起而言曰

明興百五十餘年士大夫以宦業鳴東土與鄉先生歿而祀于社者何可勝紀然不曰有功德蓋六郡譽望超一鄉者乎是故名宦自鐵公鉉而下吾得二十一人焉鄉賢自黃公福而下吾得十有九人

焉雖專祀一方奚其愧諸大夫曰禮以義起義協則禮稱數君子逢閔之徒也可合以祀余乃具請於兩臺咸報議可遂易華陽宮為崇正祠顏者起之腐者新之有堂有門有廡有亭有庖有漏有龕有座其外固以周垣表以石檻通以津梁引以川源其制敞煥觀瞻惟肅其祀則逢閔二公居於中國朝諸君子並列左右春秋歲祀著為令云君子曰闡靈據勝得其地抑邪扶正合乎經存舊為新節乎費舉逸脩黷飾乎典具賢勵俗寓乎教一事而

庶美備焉弗述將泯焉已乎鈇無能為役姑志其始末而系之辭

華山巖巖華水湯湯雲氣磅礴明神是藏翼翼新祠誰其作之顯顯中丞允維度之曰昔華陽龍宮赫奕彼淫弗翦正氣斯蝕正氣維何為忠為孝岳峙川流日星同耀忠不避難孝亦底豫挺挺哲人為砥為礪坎其擊鼓俎豆肅籬神之降止居歆既同百爾君子有君有父式瞻永懷爰倫罔斁

玄帝廟碑記

尹 吳 同仁 邑人

恭觀

睿製增脩北極廟記措詞高潔叙事精詳勒諸貞珉永垂不朽仰惟天神之尊者莫尊于玄天上帝昔太宗文皇帝奉天靖難之時而上帝默相之功居多以故大建武當山宮殿以答神庥無非爲生民計也今我德藩賢王之國以來上下奠安乃於宮北土山之陽亦建北極一廟所以率循

太宗舊典亦無非爲一國計也夫何歲久頌圯弗爰神棲於是毅然增脩不日告成規制廣大視昔有

加竊觀啓聖錄有曰其帝而神之者曰玄武玄武者在天爲虛危之宿在地爲龜蛇之靈於五行爲水於五色爲玄而其數則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誠神得一以靈乃神之靈乃人之誠也傳口有其誠則有其神書曰鬼神無寧享享于克誠今王竭誠尊事上帝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况建廟之地乃白雲樓舊基遠有佛山之巍巍近有源泉之混混背有明湖之浩浩對越之餘凝神靜慮生意滿前無非至理見山之厚重不遷

足以充吾仁見水之周流無滯足以廣吾智孔子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山體靜也靜而有甞故壽
水體動也動而不括故樂非樂不能延其壽非壽
不能享其樂仁智兼全樂壽無疆吾王真所謂
超凡出類飄飄然一仙侶矣自今而後繼繼承承
福祚詎有涯哉旻老矣不能文謹拜手稽首時跋
數語於碑陰同伴臣子頌禱之意

真武廟啓聖殿記

劉天民嘉州人

粵若高山大澤靈物所居興雲致雨神化斯溥自

孔子歎鬼神爲德之盛世之人莫可容言矣故周
禮救荒之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索鬼神其蓋
恤患者之當務耶濟南城城北會波門舊有真武祠
枕其上據城而言適當玄武之方又水宅幽隱龜
蛇爰爰望之鬱然有靈氣成化初年我

德莊王封藩于濟王城之建亦惟是役取諸坎離
之象宜隆茲祀世多求福亦罔不吉是用歲加葺
理旣崇且煥濟中人士足瞻仰焉語曰有其誠則
有其神是故神之顯靈昭格屢見祥異災沴不作

雨暘不愆成歲功而固邦本者惟神是荷繼今

王嗣位靖恭有服祝釐飲福之暇勤恤民隱聞道

家者流謂神有父母宜更崇一宇以棲神止

王遂從之別為殿四楹繪像以祀是固未可輕誣

有神而一念愛民憂國之雅良可欽也雲漢之章

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其諸王之用心也與

王遣其戚臣下徵愚言愚不敏因序其事爰作迎

神二曲云

望望兮丹青冥冥兮玄圃神之格兮無射靈之

今惟祐庭奏兮九韶階陳兮萬舞滌蔬殖兮冰

羞鳳麟兮醢脯篆寶幄兮流氛湛金壺兮椒醕騁

極目兮招搖想容與兮羈羽

神來兮無絲紛藻蓋兮璿旂儼帝降兮黃收駐仙

馭兮紫丘森庶府兮水衛明御仗兮天矛受王國

兮祈福撫庶士兮總繇時燠寒兮歲熟銷兵火兮

民悽願眷命兮用懋冀申命兮用休

順應侯碑陰記

宋李元膺

事有不相及而相資者天人之勢遠矣人所播種

而天爲之灌溉此豈理之可恃又其遲速多寡必
如人意而後可今引機以灌園猶未必皆能以時
而况驅風馭雷神龍之所變化而必欲如我節度
此民之所以多怨而不合也古人於其力之所無
如之何而爲之祭祀禮文以寓其精誠之至以爲
誠之至雖遠而無不及而荀子曰雲而雨何也猶
不雲而雨也夫荀卿氏好爲異論以其一夫之所
見而發歷歷聖人之事其亦不思而已耳今所在
山川之神能出雲雨以利賴一方答民之求如響

者蓋不可一一數是又可盡誣也哉濟南自春不
雨夏五月旱氣彌甚邇守何公攝郡事不忍斯民
告病爲之廢食求可以致雨者百術並用最後禱
於龍洞乃旋日而應郡人皆以公至誠所致公曰
民則無罪而神所憐也我何有焉乃卜日率屬吏
冒大暑往來馳八十里以民意告謝先是歷城令
歐陽大春夢旌旗戈甲輿衛甚盛云是順應侯見
大春正色曰吾受天子封爵而制書吾不得見何
也大春深駭之不得對覺而語其夢同僚莫有知

矣侯其無替靈德時其雨暘以大庇斯民於無窮
民亦得以簫鼓牲餼奉侯之祀益遠不懈其不亦
休哉元符三年六月記

重脩龍洞聖壽院記

邑令黎國器明弼
睢水

龍洞距歷三十里許四山迴合若無路然繇山口
而入巉巖危峰四壁若削且丹碧點綴絢若錦繡
故一名曰錦屏山山脇一洞捫蘿上之其大如屋
其深十八楹可明火而遊洞下為靈虛宮旱禱輒
應宮北雙壁若劈水瀉瀉中出曲行數里為黑龍

潭雲氣歛揚渺焉際空蓋神物所宅也在勝國時
尤崇異之珠宮寶刹金碧相輝清梵鉢聲響相空
谷勿論持瓣香者錯趾跨酒瓢而遊者輪蹄不絕
蓋達人之大觀也即至我

朝肅穆之世殿宇依然山不改色青衿且多卒業於

斯迨 神宗卯辰之祲盜賊沸起僧不能居而

一切盡屬烏有已未秋余同唐郡丞禱雨立應竊

有志焉而束於吏法未敢首事庚申春中丞王公

侍御陳公觀風過此見其山勢奇絕相顧而嘆曰

歷城縣志 卷十三 序記 二十八
矣侯其無替靈德時其雨暘以大庇斯民於無窮
民亦得以簫鼓牲餼奉侯之祀益遠不懈其不亦
休哉元符三年六月記

重脩龍洞聖壽院記

邑令黎國器

明弼
睢水

龍洞距歷三十里許四山迴合若無路然繇山口
而入巉巖危峰四壁若削且丹碧點綴絢若錦繡
故一名曰錦屏山山脇一洞捫蘿上之其大如屋
其深十八楹可明火而遊洞下爲靈虛宮旱禱輒
應宮北雙壁若劈水瀉瀉中出曲行數里爲黑龍

潭雲氣簌揚渺焉際空蓋神物所宅也在勝園特
尤崇異之珠宮寶刹金碧相輝清梵鉢聲響相空
谷勿論持瓣香者錯趾跨酒瓢而遊者輪蹄不絕
蓋達人之大觀也卽至我

朝肅穆之世殿宇依然山不改色青衿且多卒業於
斯迨 神宗卯辰之祲盜賊沸起僧不能居而
一切盡屬烏有已未秋余同唐郡丞禱雨立應竊
有志焉而束於吏法未敢首事庚申春中丞王公
侍御陳公觀風過此見其山勢奇絕相顧而嘆曰

田海陵谷代而變遷時和物阜桑井亦太平之觀
財盡民窮山川皆黯淡之色景自天開物繇人勝
我輩寧無責耶遂捐俸三十金大爲脩葺其有未
敷余以俸錢佐之自大士殿以及山門皆煥然一
新復建圓亭者一俾酒遊者有所依繇是山若增
而奇焉不越月而事竣矣昔李格非以園圃之興
廢卜雒陽之盛衰名山從此吐氣則歷下其興乎
是役也兩公豈獨留心景物已哉

重建八蜡廟記

邑令張鶴鳴

元平

古之吏權在我今之吏權在人制古吏法簡而吏
淳制今吏法密而吏澆漢吏至長子孫一切便宜
嗣其報政三異五袴之盛非獨吏最蕩佚簡易風
效然也今繩吏惟三尺耳一有營建卽民脉理經
簿文充架消歲月而功不程上疑侵漁之藪下避
侵漁之嫌誰具冠履而來盜之疑故寧墜典荒民
袖手坐嘆卽賢者且效尤矧庸吏乎古者明王重
蜡臘日聚萬物而索饗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
昆蟲無作草木歸澤明王非喜事而逐杳冥之鄉

蓋千日之勞一日之澤順成蜡事以移民也予至
歷卽尋蜡廟父老曰廢不記年舊址在城東景陽
湖西今爲墟墓場矣予謀欲建而有不甘來盜之
疑者新祭零積延及五年甫辦材集工卽其故址
創爲蜡祠損益盈縮皆已意爲之毫不勞當事慮
嗟嗟予留意于蜡者也尚經營五年而方告成倘
予視事一二年去則此意竟爲畫餅矣蓋土以法
束下以法應卽予不得不以澆應之矣予幸在境
五年備與茲典歷民始熙然知有根本反始息成

送終之義因記歲月于石見蜡之廢興有時而深
感於古今吏不相及也

藥王廟記

劉勅

夫穀以養生藥以療疾所從來矣昔孔子每飯必
祭今世藉刀圭扶衰病而不祀及先代治藥之人
報本之謂何方伯孫公善病每病藥卽起于是蠲
俸錢爲一字于趵突泉之干肖神農于上以岐伯
韋藥王配之而雷公秦越人長桑君淳于意張仲
景華陀王叔和皇甫士安葛洪孫思邈列于兩廊

歷城縣志 卷之三十一
採山合冶毫不煩民間甫閱月而告成焉且治地
一區以供黍稷乃屬記于余余因爲之記曰嗚呼
藥難言矣天有六氣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
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莫不
待起于湯熨鍼石之間故古醫師掌醫之政聚毒
藥以供醫事歲終十全爲上十失一二次之十失
三四爲下至鄭重也今之醫皆傭保負販之流明
不辨寒熱平毒之性知不諳君臣佐使之法不鍼
人血脉投人毒藥惟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

譬微不知兎廣絡原野以糞一人之獲寧不爲古
名醫之罪人哉于是知今日之役又匪第報本已
也實念醫政不明因爲是祠使世知經方本草之
所自出神聖工巧之所歸名則所以躋斯世于壽
域者端在此與雖然余又嘗聞之孔子曰春居葛
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飯食不脯飲酒不醉
是良藥也不然口嗜滋味耳務淫哇目眩五色思
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和平香芳傷其骨骼喜怒
悖其正氣一旦二豎居膏肓之間徒使醫人望而

却耳故語云上藥養命中藥養性然參朮芝桂湯液鍼砭不過薄洗腸胃驅除痰疾而已至于辟穀食芝拂旌霄嶠又自有吐故納新之術在也豈可爲世俗道哉世之尊生者不求藥于醫而求藥于神不求藥于神而求真藥于心斯得方伯公祀藥神之意云

貢院記

大學士劉

珮

壽光

山東重脩貢士院經始於成化癸卯春正月十九日以是歲夏五月十八日畢工其爲日凡百有二

十至公堂明遠樓則因其舊而稍新之受卷彌封
謄錄對讀四所分列堂之左右其視舊廣三之一
監臨提調監試凡三所咸有序次而供給所則置
於堂之東南隅此簾外也簾內考試官較藝有房
而增置者又六間東廚五間至於舉子場屋舊嘗
以蒲舍爲之乃易以板凡千二百有餘間嗚呼至
矣先是巡按監察御史古蔚宋公經以歲將大比
詣院視之顧其地隘不易於容衆卽更欲開廣以
事弗獲旣而左方伯得澠池戴君珙到不旬日卽

與謀之戴嘗以老成練事有聲稱聞甚喜焉而按
察使當塗端君宏輩又和之乃召其居隣者平其
地值價予再倍得民人馬良等十四家廣八丈五
尺廣四十餘丈遂成茲舉闢隘而廣易舊而新煥
然爲一方人才之壯觀作人之功不亦偉哉督其
事者濟南同知徐君宣而工匠力役之衆不書旣
閱月經乃走書京師乞東齊壽光劉翊爲之記嘗
聞人才之產蓋鍾於山川之秀而其成也則又恒
繇于君子風聲氣習之所養通天下古今而言也

✓
B192
S4F/H/
1640

册	11
卷	13中

蓋不爲無本非誇也

湖南書院士田記

廉憲陳 講

自王教弛而後書院作所以萃雋專業倡道化而風學較也然猶取必於置田者何哉蓋匪財無以聚人匪養無以成教田者財之所出土之所聚教之所繇成耳在宋白鹿石鼓岳麓睢陽四大書院維時置田養士在地乘可考矣天下通省大郡必設書院未能久其教者無田故也山東本齊魯之國孔孟之鄉濟南又諸郡有善之地書院不重

乎中丞大夫蔡公經胡公績宗侍御張公鵬李公松先後撫按茲邦茂弘化理申勵人文迺下濟南守司馬泰相於大明湖濱改創佛宮作湖南書院遂闢田於歷城得景陽廣平白雲三湖官田割附百二十頃以贍諸生名曰書院士田又屬副使姚君文炤劑量裁酌準田之入約士之費日給有等又推其餘以逮兩學之士凡少不克娶死不克葬者亦覃厥施焉繇是齊魯之士彬彬萃止橫經執業如泥在鈞如金在鎔嗣以歲月駸駸有造矣司

馬守列其田數勒諸鉅石以昭久遠諸公臨其堂
指石以誨諸生曰二三子獲卒業於書院者非以
有是田與請以農喻學可乎爾試視歷山之田莫
如三湖百夫所授播之皆同而不能保其皆穫者
何哉無亦以天時人事之弗齊與然老農不以水
旱輟耕是惟脩而已而弗徼利於天也故君子之
學以仁義爲田以誠敬爲耜以克己爲耘耔以樂
業爲澆培全心之種函然而生養善之苗哀然而
達充之裕一身廓之保四海不亦力穡其有秋哉
苟或暴殄以伐性淫僻以蕩心掇文辭以撒本顯
聲華以先實是不殖則落矣故不秀不實尼父所
以示戒勿忘勿助軻氏所以致警二三子勉之學
較之士將相觀於爾矣慎勿饗歐爲老農所咻哉
諸生再拜曰命之矣予從傍喜聞其說遂退而作
記時嘉靖丁酉春望日也

歷山書院記

侍御畢懋康

新安

國朝設山東爲省會縮帶宋魏齊魯之區而濟南固
憑負山海則專屬古齊地華不注虎牙桀立孤峯

刺天濯纓峭山兩湖環繞汙渚聚秀鬱奇稱雄寰
寓自昔衿裾禮樂之風彬彬蔚起多轂雕龍及宣
德扞文之士必推歷下蓋以詩書化廣英詰通興
聖天子棫樸作人久而彌洽昭融曠朗盛已極矣而
省中未有講習絃誦之所識者懍焉若有所待余
不佞奉

命視鹺長歲已酉行部濟上相土審勢選勝拓基捐
贖銀五百金勗歷山書院逸陌脩衢高衡藻井次
第稽功顏其堂曰精一右廊有廡有軒有室四角

周複約可百間宏敞巨麗華閭若闕每每司
登堂伊教建鼓初發而戴縱垂纓肩摩揮汗微言
妙義聞所未聞于以剖决列聖傳心之奧旣復遴
六郡譽髦肄業其中以廣文二人督之日有課月
有試摘葩播采氣欲冲霄燦燦如列宿落落如連
珠地遂成文藪云年來掇巍科蜚詞苑者咸繇此
發聲指可數矣院之西畔卽李于鱗白雪樓臨釣
突泉爲七十二泉之冠因引泉東注滌漾清映更
增勝覽地軸通靈多士各蠡息紛披蒼鬱顯蒸縹緲

洵曰都哉頃丙辰夏五月余再被

璽書按部齊魯重啓此堂則千櫺百拱崇巖絢耀不殊易昨之於祖也亟斥醵百緡置贍田若干晦歲計所入以供書院諸費自今以後倪寬無擔運之勞車胤有宵膏之助上襄晞驥之彥筆載春濤繩樞隱豹之資囊盈秋果用以佐揚

神聖昌熙之祚永錫無疆諸人士當踴躍于邁矣歷城令礪石乞言而余直叙創始之繇亦欲俟後之司茲土者室瓊增美益廣厲作新勿闕入乾汶者僅存歷額以負始願可也因系以銘用申精一之旨以勗多士銘曰

平原彙靈接武洙泗慎厥身脩莫先辨志人心道心不隔鍼芒未發已發寧設中央精故不雜一故不貳至誠無息本體如是蒙以養正屯以經綸植基鞏固萬緯馮生古人貴始菜羹必祭埴篚瓦璋脯民孔易矧在多士稟藻宣揚施于有政以勤四方崇堂廣除冠裳駢集文昌蒞茲千秋無斁

重脩演武廳記

侍御熊相

濟城之離衛里許有演武廳高若干丈深廣倍之
所以爲蒐閱之所也廳之後有堂堂之側有廡其
制以次而設所以爲退適庖湍之所也廳之前爲
露臺臺之前爲將臺所以居旗鼓申警戒也廳臺
之周遭爲教場縱橫若干步所以訓行伍簡技習
也場之外取榆柳樹之所以捍風於冬蔽日於夏
休士馬也基與地所從來遠矣若輪奐完美壯可
觀玩可久望之而士卒生氣旌旂變色者則始于
今之巡撫王公翊焉方公之至也六師南征工役

浩繁頻年饑饉人民凋瘵公度文撫緩之餘曾未
數月而忽成是功工計殆萬金計以千帑無所費
民不知勞若墜之天而湧之地者公之經濟可知
矣或者之意乃謂時方多事公顧於此汲汲焉若
有所未喻者聞於公公曰治亂相倚伏文武必並
用使江南素弗爲備何以致鄱湖之捷而促逆藩
之誅耶眇予不穀推轂時叨附家威敵乃其職耳
武之不振敵或生焉如之何其威之敵之不威民
靡定居如之何其附之不威不附在官爲曠在

命爲負如之何其可乎今付耒耜於書生委筆墨於農夫其不敗乃事者幾希矣以習之無素也而況軍旅之倉卒尤足恐懼者哉故詩試師于易貞師律皆以此也矧山東濱海接燕氣剛俗悍睚眦必報枹鼓時驚子不見淄沂滄霸之虔劉而橫行者乎曾未一年而戎車四駕矣突然而生忽然而滅者蓋亦或本於是也予之所以汲汲者豈無謂哉子固嘗汲汲於學校矣學校以教文也茲以教武孰謂文武可偏廢乎哉於是藩臬諸公進曰禮樂慈惠戰所蓄也教成而試之以閱其斯之謂與都閩公進曰揚威振遠勝於無形於是乎有賴矣若頃之又進而請曰是功也不可以不紀也乃書之以詔來者

大小清河記

劉 翊 壽光

惟青濟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源出於歷城之趵突泉中滙消潔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達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達于海往來舟楫浮于二

河鹽商遍于齊魯諸道水利鮮與爲儷自永樂初
以來堙塞不通水失其經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壞
民田廬弗以數計乃成化癸巳冬叅政唐源潔分
巡海右言于巡撫左僉都御史牟公曰今二河爲
患守土諸君子以頻年饑饉民不任勞爲辭彼不
知救荒之中有可以興利者役民之中有可以濟
民者惠而不知爲政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疏河之
責某請當之敢告都憲公曰事當豫圖斯無患卽
率屬墾之無食之民食之而役之庶上下兩得吾

知若必能辦此其行之無惑源潔遂躬任其責焦
勞靡寧擁節宵征相視地形令水工準高下自歷
城濬堰頭入至樂安小清旣通矣自漲秋濬至平陰
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旣通水循故道退出鄒
平等邑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內
備淺又置瀦水閘防溢置減水閘閘傍各鑿月河
總二十有八濬通水路五百二里所役卽無食之
民當賑者每人日給米三升錢五十文民凡五萬
七千五百四十名米一萬六千百五十石錢一百

九十八萬四百文復慮倉廩空竭措置戶口鹽五萬引俾鬻諸商得銀一萬八千餘兩易米以補前米易錢以補前錢仍以鹽之羨利爲一切傭工造開之費是役也財不出于官不取于民而濟青之善利以完青船入于濟濟船入于張秋東西轉輸之人大稱曰便以甲午二月始至十月功成厥功旣成都憲公爲疏源潔脩河之勞于

朝公卿大夫罔不稱善珞東人也尤善之曰夫洪流之世天地人並位未嘗理水事理之自唐虞始以人而任天地之責所謂經理山川古聖賢第一功也移天時變地利取不窮用不竭旱不災饑不困萬世之計也缺焉補之乏焉繼之一方之人繼足一方之出天下之產僅供天下之用國可靜也可逸也不可動也不可勞也靜以逸固不至虐歛動而勞則難免厚賦一時之計也夫二河之利本天地自然之利所司一則窘於堙塞一則迫於歲饑若終不能爲者賴都憲公獨知遠覽得于形器之上源潔踐履沮洳出乎拘俗之表預定事機多方

設法既息小清之患并通大清之波二河如一水之周流斯民歷年荼毒盤剝之苦一旦告除譬之陰霾積月人方憂鬱豁然青天白日而其歡欣鼓舞之情自不能已况于救荒之中克除百年之患以經畫之餘開無窮之利非所謂萬世之利而何哉史曰未事先圖未試先知都憲公有焉語曰可勞而勞可利而利源潔以之於乎彼規規于一時者固不足言也爰是濟青父老走書于瑀曰子職史事茲都憲大叅二公深恩偉績有利于吾藩如

此子曷辭爲文瑀乃記其凡俾歸刻于石非徒永二公之感亦將以啓夫後之官于斯者匪曰佞也

小清河記

侍讀許成名

濟城之陰曰大小清河皆水支流也濟水伏見不嘗名隨地異按書發于沈溢于滎至于河浮于汶東達于濟入于海濟今之大清河也小清出趵突泉流大明湖經華不注山會龍山河經章丘會洧灑二河經鄒平長山新城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樂安會烏河北繇馬車瀆入于海此兩河之

故道也成化癸巳間道塞水溢大叅侯官唐公漢
議召饑民數萬濬數百里通舟楫之交廣魚鹽之
利得湖田數百頃歷城之有稻實自茲始迄嘉靖
癸巳蓋六十年大清如故而小清之道自博興而
西及濬潔孝婦諸河皆決塞爲害歷下之西北百
里水盤迴山阜道多梗塞每秋雨暴漲溪濱川奔
漂居廬災禾稼濟人之憂莫甚焉惟時 菴袁公
來撫茲土乃奮然曰水以養人顧以害人治之無
道耳吾聞之善者順其性莫與之爭爲之委以殺

其勢斯轉害爲功矣害之弗祛惟撫之愆遂自博
興達歷下開小清故道幾三百里疏鄭黃溝分新
城之流疏新河殺烏河之勢其濬潔孝婦諸河則
濬其塞導其支而樹之防於是諸水悉平咸注之
小清河矣又歷下之西南大清河之北黃崗之西
舊石橋四出迴折八十餘里河傍達曲貫於是諸
路之水咸注之大清河矣夫濟水經緯濟交之墟
千餘里派析條分驅而之道俾生民無水之虞而
反滋其利然非抱康濟之蘊篤極惠之誠闡蒸黎

之利審山川之紀未有能濟者也於乎唐啓其端而公益大其役上下百餘年鴻猷駿功炳炳齊魯遡其時亦癸巳若造物相之而然者其數數哉苟嗣是有爲之紹殆萬世之利也竊謂九河失道神禹績微而江北充冀之區每秋水橫發任其泛溢而莫之理畏動寡謀者則諉諸海桑陵谷之變而貪功喜事者又鑿以自用而昧水之宜乃若樹不可已之功惟仁且智者能之故清河之役三載而民不困時巡按礪菴方公實與有議而藩臬群公若先大叅今布政張子欽憲副張子鯤則往蒞厥事布政秦子鉞叅政李子顯楊子維聰憲副祁子鶴趙子錦僉憲史子臣周子相謝子蘭咸樂觀厥成惟公務大體略煩細民有陰被其福而莫之知者去之日咸遮道慟哭三十里濟守應子價乃疏其事以請余覽而異之曰是東人之利罔窮而愛弗竭者爲志其略俾後有考焉

廣濟閘記

教授彭徵

吉水

濟南城去二里許舊有閘名曰分水其源出自

王屋山隱見延亶泰山之北與濟南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漣於黑水灣又歷栢崖灣至于渴馬崖漣流地中五十里至歷城西復湧出爲趵突諸泉襟帶城郭縈迴畦苑立閘瀦蓄歲灌漑歷田數千頃秔稻豐稔民獲倍利永樂庚寅圯于瀑澇歷久弗治水耕轉於陸種賦額包於稱貸

朝廷憫二東歲歉民困天順二年夏勅命副都御史年富巡撫是邦惠養黎元時循阡陌間道於閭閻謂方伯李顥憲使劉孜曰水之行在地利之興在人豈利於昔而不利於今乎乃命郡守陳銓暨推官齊魯脩復其舊翼日輦石于山市木於叢食給助工之雜糧工役備操之壯民以畚以簠以摭以砌中累石爲兩岸限置石鍵局用大木板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堰之北植柳樹以根據之堤之畔甃磚石以堅固之經營規畫深廣壯固視昔有加

歲己卯正月八日始事二月終畢工府庫不知其費域民不知其勞田不病乾舟不病涸民食國賦不病其餒乏逋負吁仁人之厚于民也如是哉

雖然斯閘之興固斯民之利也後之吏於斯土者幸勿廢前人之功隨時補葺則其利無窮千載如一日矣閘既成更名曰廣濟命徵紀其顛末勒石傳之後世俾知有所考焉天順三年三月三日

崇正閘記

邑令賀一孝

曾山

濟城西南隅有三泉竝湧若躍珠噴雪者曰突泉也其城北門內一望漣漪荷香冉冉者大明湖也一水合流折而東直趣小清河合歸于海蓋部之佳勝係焉成化癸巳巡撫牟公始教民引水灌田

遂建利田平水諸閘以時蓄洩民利賴之迄正德癸巳巡撫袁公又濬其淤塞增脩堤岸而利賴者爲益博然則崇閘之創立也我大中丞趙公之德澤與二公相流行無窮者也是奚可無記哉公以惟懼重臣奉

聖天子簡任撫茲東土每疏滯剔蠹以清吏治而于閘閘之疾苦尤切惓惓嘗周覽鄉邑諏詢民瘼至華不注山前見一閘摧頽水聲潺潺傾注乃近時所建呼雷閘也公曰惜哉水之失其防矣夫閘以

防水猶之禮以防淫義以防僻干戈以防盜而失其防焉可乎于是與太府宋公議改脩之而屬少府許公董其事出緡錢以雇匠役僦牛車以挽山石工以時舉不妨民務闢傍舊有華陽宮規制頗弘敞中塑四像莫有辨之者少府公因正其名號以祀四帝并風雲雷雨等神示民知所祈報且以脩闢餘材及鄉大夫所施增構齋厨等處擇有道行者以主香火擇鄉老之勤恪者以司闢之啓閉凡此皆少府公綜理之善也闢旣成請名於中丞

公而公謂可名以崇正竊聞之春秋譏新延廢祀爰居而楚茨大田諸作獨見美于詩人者重民事也惟茲脩闢以興水利脩祀以祈歲豐無非重民之事者誠可謂崇正矣然此特公惠政之一端耳他如繫貪糾暴以儆官邪斥侈費抑奔競以救時弊賞沈延惠李萃之孝行葺許忠節張文忠之祠宇以振綱實扶世教則公之長策遠猷槩可見也卽繇是而爲嚴廊柱石蒼生霖雨其足以慰朝野之望豈獨海岱之邦感德興頌爾耶孝不文敢以

是告夫郡人之享有開利者

新開張河廣濟橋記

陳宁

子觀
邑人

泰山北麓泉源競發吾邑得七十二焉流既夥勢不得不滙而爲湖水既滙勢不得不趨而爲川行而爲陂湖泊川陂既廣不時蓄洩疏濬則民病厥病何若湖不失爲湖則菱芡荷葵魚鱉蚌蠃之利去原隰而七陂不失爲陂則溝塍啓閉火耕水耨之繞去原隰而五乃今十不得一也茲窪故峭湖北足也水既涸不得爲湖而又不得與原隰等水

潦至人爲魚室織鮫亢陽至則地龜裂澤若焦而民病兼之祝阿鬲津之境薄孫耿而東注者且帶吾邑闔邑帖然此窪告勞則司牧者不遽信卽信矣難遽置之膝股上而諦視之而吾民愈病客歲吾父母張君明府授符而莅茲邑茲邑者海岱之間一大都會也有監司之車塵馬跡焉吾父母來茲一稔刑清再稔事簡鹿車搖搖徧于原野戾止茲塗耳而目之慨然屬九鄉父老告語之曰來爾有衆此終爲瀉鹵也乎九鄉父老泣拜而請曰此

之爲田十萬餘云舊有洹屬之大清而累世不一見焉用是胥膏腴而汙萊之吾父母爲小民司命再奠之樂土吾父母曰可請之監司不煩公帑不費閭閻取之贖粟募彼饑民蓋畚鍤如雲三月而工畢何曩者遷延多歲而今易易也治有人事有時當癸甲之歲而枵然遑遑易聚也出我陳朽粒我萊民易趨也是故不三月而大工告成民奠厥居水歸其藏終古斥鹵生之黍稷是役也起鵲山東北十里許迤邐而東之長三十里濶三十尺深

五尺又一起徐家店迤北延袤十五里許深濶如前二水合流俱入大清河爲田十萬餘畝爲鄉九而西訖齊河北屆濟南盡爲神臯河名張志姓也橋名廣濟愚邑民也譚水利有日矣今茲見之故樂觀其成而記之記曰太史公曰甚矣水之利害也利害起於甲乙相參也是故利于甲者害于乙詢之乙者迷于甲矧之乎所濬非所害所害非所濬害在甲必待乙而洩之濬在乙必援甲而非之是非橫起而當局者莫措愚嘗讀河渠及翟子威

杜元凱劉貢父諸說未嘗不搯擊于吾邑也吾邑以泉源爲血脉二清爲腸胃清之南宜蓄清之北宜洩蓄者宜時其洩爲蓄洩者宜審其害爲利吾邑之士民大抵無慮皆時已之蓄而不恤人之洩審已之利而不虞人之害故舉一而利百爾爾其他政種種茲不贅及矣明府張君諱鶴鳴號鳳臯穎川衛人

遊龍洞記

方伯亢思謙

晉安

嘉靖壬戌夏六月予以右史蒞東藩適左轄諸務紛亂故聞山東通志紀載典實頗詳取而讀焉字漫漶莫可解乃購善本較讎而新之三閱月告成事見張文忠公紀遊龍洞瀕殆甚心駭焉然以文忠善信士必不妄開一語臬司省吾雷公體道不惑頗疑文忠語不謂然季秋十三日乃偕約司徒郎南海黃公可大憲副上黨李公敏德安成劉公旬戎帥仁和周君熬淮陰劉君煥往探焉是日晨曦杲杲出城雲陰漸合途中微雨霑衣未至洞五里而漸大近洞雨止乃搥衣魚貫而上鳥道

縈紆殆數十仞。屢憇始能至。洞口殊峻拔。入卽寬
廣。可容數十人。四壁皆諸佛像。蓋皆天成者。布席
飲。數巡。召山僧問之。則云東南有穴。不甚遠。惟西
洞深窈。卽文忠所記也。雷公拉黃公秉炬行。余力
挽之。不能止。未食頃。達洞口。遣吏來報。余乃行。其
高者可仰。卑者僅偃。僕而已。殊無苦。較記所稱大
異。既見羣公相與嘆曰。不知無葺古之人。殆謂是
耶。將文忠危言之爲好遊者戒耶。抑陵谷移易時
異。而境殊耶。將後人以文忠之記。而闢治之耶。下
至禪堂。天宇開霽。高峯四合。若無境。可通而幽。谷
層巒窮之。莫旣時。霜初下。楓葉如丹。不見人跡。古
所謂桃源天台。未知較此何如也。歸途雨又至。登
白雲洞。復晴。遂炤射空。景色萬狀。豈山祗川若亦
顯示神奇。爲諸壑增勝耶。因復自念曰。躬造其域。
則萬境皆融。理得其真。則衆言莫眩。茲遊吾有所
悟焉。歸而秉燭記之。

遊龍洞記

楊銜嗣

去歷下而東三十里。有山曰錦屏。層巖矗漢。環列

如屏。非繡非繪。五色交輝。每遇二三月間。桃花迷徑。旭日朝升。而設色尤奇。故濟南八景。以此爲錦屏春曉云。巖之列於東者。高數百尺。巖半爲竇。竇之中有石甕二。非奮飛而上者。不能窺。鑿而置之者。其何人焉。或曰僊人爲之。然亦不解其何謂也。巖之列于西南者。中空爲洞。洞雖在巖下。然去地已數丈餘。卽俗所謂龍洞也。洞中如旋螺。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濶或狹。炬行半里許。漸宏敞。有光壁。開石埋。自成調御之形。面貌服飾。妙奪人工。疑

有神工鬼斧。雕鏤于其間也。循仄徑而下。有亭翼然在北巖下。巖之列于北者。有石梁如虹。飛度兩峯之間。西北一峯。亭亭獨秀。加以輕霞殘照。翠烟乍留。儼然寶髻之映錦屏間也。三峯而北。山益峻。境愈幽。轉折而西。青壁斗絕。其下平廣如簞。可坐臥數十人。洞之西北。有潭幽幽者。曰黑龍。有潭渾渾者。曰黃龍。有潭淵淵者。曰五龍。臨其上者。無不肌粟髮豎。有戲以石子擲潭中者。水輒壁立。昔有兩臺使禱雨其上。矢石以激龍之怒也。返未中道。

雨雹驟至。避匿一民舍中。始免。山之寺曰聖壽院。歷晉魏唐宋來爲名刹。其鐫詠于石上者尚斑斑徧巖谷間。自禩歲來。始失其舊。無復昔日之盛矣。天啓五年三月己未。余與同志之友十二人而往遊焉。是日也。四際無雲。暖風初布。桃花半落。野花正芳。白裕而蹇。紅粧而駿者。錯于途。於是穿雲谷。度林樾者久之。然後抵錦屏。乃復離朋散伍。競探幽勝。或奕于澗。或飲于亭。或盤桓于迴谿。惟石之澗。或吟眺于絕嶠。平巒之上。無不各盡其興而返。頃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天且暮而無復之也。方飲而醉。醉而相枕以臥。遲及次曉。則烟雨蒼茫。翠巒巒縹緲。但知彼爲景中之畫。頓忘我爲畫中人也。其一種山容水意。又烏足爲俗士道哉。嗟乎。人生上壽。所見春光。止七十耳。其中之嬰童衰憊。疾痛煩惱。旣奪其半。其餘非憂非病之時。又復目眩塵沙。神疲計筭。求此一日之樂。不可得也。是以右軍之於蘭亭。子敬之於會稽。東坡之於金山。不過因其一日之遊。遂爾名動四夷。韻高千古。二三同志。

其一

負清曠之致。而結此一日山水緣。其亦無愧于古人矣。因爲龍洞記。

重遊龍洞記

楊衍嗣

憶昔乙丑之歲三月十一日遊龍洞者凡十七人。迄今戊辰三月十二日復續舊遊得十人焉。計其與於前日之數者止四人耳。曾日月之幾何。人非大半。寧不感慨係之哉。幸其杯酒之際。逸興遄飛。若不可以須臾留也。於是已而行午而至。未而會申。而遊衆共註曰。錦屏佳處。大段在飛巖。迤翠巖壁流丹。及夫林杳花合。映帶岑岫已耳。夫旣見之矣。亦旣賞之矣。然則其何之獨念此中之潭者。五向止見其三。尚未識其二。今日之遊。盍先於此乎。

於是去錦屏而西之。漸入兩山之間。異境天成。若另闢一世界者。忽如展屏。忽如張幔。忽如樓閣之飛懸。忽如牛鬼之森立。青巒綺抱。碧嶂雲連。紅鬚紫葍。夾映兩峯。去三四里。遙而未。有極也。再欲馳進時。則層霞冒峯。殘曦隱岫。萬松怒號。幽潭浪起。爽氣西來。暝色四合。急馳而歸。不覺步之駛也。遺

麗人在後共憇石上竚俟空谷者久之遙聞笑語
聲從雲壑中出則麗人至矣既至或至潭邊而遺
履跡或坐巖中而躡紅袖見之者疑爲玉女維神
麻姑僊子隱現于山水間否則山川草木之妖也
庸詎知偷一日之餘閒而爲謝氏東山遊乎及歸
錦屏月已東昇四山環映清光襲人於是飲酒樂
甚樂且未央忽而暴風大作巖谷震吼始罷酌而
寢時夜將闌風聲漸息陳君文煥促余起曰人有
異焉者何奇絕乃爾而獨不欲見之乎余急起舉
目注視不覺狂叫欲絕蓋時月色將沉西山半掩
月色之在空中者盡射東巖恍若異錦千丈從絳
霄而下垂者况當山寂人靜天風四起茗火無烟
惟吾兩人者散步空庭仰天長嘯所得真趣不爲
不奢且奇也惜乎同遊四人未及見之四人者誰
則陳載坤暨猶子棟趙君元功余弟衍祚也

遊華不注記

亢思謙

華不注之奇聞宇內舊矣嘉靖壬戌季秋旣望余
履齊之三月也值政務稍清乃約司農南海黃公

可大憲長豐城雷公達憲副上黨李公敏德安成
劉公佃圖帥仁和周公菴淮陽劉公煥往遊焉道
故自大明湖出水關時關門樞腐不可闢乃出齊
川門繇陸行穿澮畝間秋雨新霽野無纖埃稻刈
方登三農樂歲豐執手相慰勞觸之令人脫然有
遐思抵華陽宮會食廣庭中頃則逶迤造山麓仰
視孤峯四無延附峭拔特起如碧凝黛染直侵雲
表奇石雜列若虬龍虎豹盤踞奮揚攀延而登窮
峯之奇止焉俯視齊城若在几席下羣山環峙泉
流交注湖光樹色映帶左右斜陽暮靄煇耀飛揚
誠天下奇觀也夫宇宙旣開茲峰卽莫近連城邑
非荒絕僻遠之區顧樵夫賈客過之而不知官轍
來遊或值時多故困于簡書而不及今

聖明久道環海乂康封域政脩民安田里自公多暇
偕我良朋悠悠然境物興俱而中無所係洋洋然
造物與遊而外無所營心暢神怡得以適吾真焉
孰非君上之賜遭值之隆耶于是雷公倡近律一
章各應而和之晉安亢思謙爲之記

標山記

元張養浩

希孟
邑人

綽然亭西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無樹
林東西並峙皆青石壘矗勢陂陀可步而上按輿
圖經無其名蓋昔人以傍無他山惟此若標可望
故以名之其居東者上有洞如屋可避風雨秦定
甲子三月命童携酒餽借賓客清江論仁本登焉
始小有勞旣戾其上神超氣逸身欲羽飛環視衆
山半若可卽其聯巖屬巘盛于東南而微殺于西
北諸支流之水縈絡交碧練橫繩引析而復合蓋
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焉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履
往來以豁心目因仍未暇旣而坐洞屋中出觴更
酌咏古人閒適之詩如陶謝韋柳者數篇其清歡
雅思悠然而集若世若形兩忘其所恃加以烟嵐
空湧相與宜合冒乎不知余之爲山而山之爲余
也於是仁本舉酒相屬曰樂矣哉公之遊乎殆不
可以無紀遂書而貽之

天心水面亭記

元虞集

伯生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

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
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
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
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
宋儒邵雍氏之書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
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庖犧至於帝堯
周文孔子之盛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
詩程灝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
矣斯二言者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
子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午中而復生焉
擬之爲天根以月窟臨天根非陰陽之互交者乎
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
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
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
庶於此可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
至也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拂嬰於
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
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詠歌之

起

白雲亭記

德藩莊主

夫山為國之鎮天宣化而聚石含澤布氣以調神
川為國之息乃地潤濕而通脉源流灌溉以滋養
則人賴其生禽獸鱗介各得其所亘古及今一體
爾仰惟我

聖祖聖宗受天明命掃蕩 元渾一寰宇六合八紘
版圖之極千邦萬國兆民億土靡不歸統恭覩
英廟先帝勅令儒臣纂集大明一統志天下之山川
列諸方土一覽備載成化三年欽承

憲宗聖旨分封之國山東濟南建府於茲宮之西北

右亭池焉問於左右曰何名左右詢其土人答曰
此處有七十二泉曰皇華朱公賢清孝感濯纓無
憂玉環龍門白龍黑龍黑虎臥牛龍居馬跑趵突
鹿跑魚池知魚雙女羅姑劉氏王氏白雲雙桃芙
蓉金線白花柳絮胡桃苦苣白公道士杜康獨孤
東臯石灣湛露懸珠滿井淺井登州望水清水漿
水散水染池混沙金沙灰池洗鉢熨斗南北二珍
珠二漱玉二煮糠東西二蜜脂二甘露復有舜溫

酒醴香明柳都灰懸車白七十二處各有源出惟
白雲珍珠濯纓灰泉在府內舊有白雲樓歲久頽
頽尚有基址高丈許一亭崢然竚立池南有濯纓
一亭因脩展府第有礙屋宇亭廢而泉存藩事匆
匆未得重脩偶於今歲脩治餘暇與承奉鄧芳因
閱大明一統濟南郡志白雲樓泉濯纓泉亭具在
予曰名在而樓亭皆廢惜哉而語賢輔曰樓必料
力不能他則稍易乃於泉畔構一小亭復扁曰白
雲池北建一軒曰濯纓少效三閭獨清且醒之
意遂領命而行漸置漸增自春至秋日親督理雖
溽暑勿少憚息擇材量度分處工役無不中乎宜
人皆樂於趨事今已樂成泉亭皆如昔亦爲盛事
匪徒遊逸予忝在宗親不負

聖明一統博覽載籍之意聊記顛末云爾弘治歲舍
壬戌季秋菊節存樂書於凝和軒

後樂亭記

參藩陳沂魯南

嘉靖癸巳春三月左轄南澗楊公燕三司於經濟
堂衆賓飲畢至堂後見奇石佳木曰可以亭乎公

曰可未遑也賓曰聞日接劄牘充案不逾時而空
公殆未遑乎公曰冬無霰雪蟲子出地上將以殺
稼春旦三月不雨土膏不潤終風揚埃麤麥偃仆
方疾首拊心之未遑而遑於是乎衆賓憮然明日
致齋禱雨於南郊不雨復禱於北壇乃雨越十日
雨乃霑足公喜曰可以亭矣闢垣築基斲材芟茅
不旬日而亭成夏四月復宴於亭衆賓劇飲而懽
曰樂哉斯亭也余曰春不雨生氣不達來牟不熟
州邑請發倉廩告罄夏不雨生氣闕絕泉竭川枯
諸路閉糴流殍載路神不舉祀市不屠殺庶政百
司惟疾諸公能斯燕樂乎賓愕然公笑曰所賴於
諸公者先憂也今獨無樂乎余復解之曰昔孟氏
所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斯亭之樂殆非公等之
私樂也賓繇是復劇飲而懽請以後樂名斯亭

濱國公張文忠祠堂碑記

元黃潛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
峭山之陽歷山之陰日雲莊公自叅議中書省事
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沓至皆

堅臥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
公年甫六十到官僅三閱月而薨於位天曆二年
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
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墓而於是乎祠焉九
月丙辰公嗣子今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
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
祠堂凡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妥
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燕事饋奠唯謹以潛黍綴

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棠
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強讐服而盜
賊化爲良民爲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
更法度易置官府獎勵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
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排權奸幾
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庭燈山之戲卒以
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關右薦饑一以荒政
爲已任有禱於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奏
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

來商旅繇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爲區處
慮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
竭盡其力賴以少甦者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勞悲
感及於大故捐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
里第有光若隕星者公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
贈公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杜國追封濱國公謚曰文忠卹典之
優異先帝憫悼深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
一默之細亦無所苟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尚

書兩持文柄克廣賢路深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
謁輒拒不與爲禮書方寸之紙令闈人諭之曰但
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撰著施於朝廷行於四
方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蒞民政多卓異宜如循
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
祭於大烝文學議論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之
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爲最
久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爲之咨嗟歎息過而
見其生平釣遊處池深木寒猶將徘徊不忍去况

登斯堂而仰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遂不敢辭而序其槩復爲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闕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今又申勅詞臣勒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祀事者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孰遘公歸而止於此使者在門公不爲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有命賁然來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汝

幾當宁寬是西顧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遊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皇皇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新建許忠節祠記

殷士儋

正德己卯宸濠反于江西許公以按察副使不屈死之令

天子卽位首詔褒錄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官其子瑒世錦衣衛正千戶尋用廷臣議謂公死事尤烈再贈禮部尚書後兵部覈奏公爲樂陵令時肅

盜劉六齊彥明等起所至破城邑殺長吏勢熾甚
諸省戒嚴辛未六月賊黨犯樂陵楊家店復從海
豐寇縣境八月賊僞劉七擁衆二千騎突至縣南
關餘黨以二千騎掠縣西黃家店當其時皆樂陵
令身率所練壯勇出奇設伏大破之部諸營士襲
擊追射無不應弦踣斬首六十五級生縛其酋黨
二十四人僉事兵備武定時賊劉六楊寡婦大舉
攻利津急僉事親督郡兵往剿追及高苑斬首四
十八級賊劫德平引兵趨救德平至場二

與賊一鼓殲焉山東賊悉平討先後俘斬首虜二
百三十有奇奪獲被鹵口數器仗無筭中功賞條
宜叙奏

上特命加廕其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聖朝表忠勸功恩渥備矣休哉初公舉戊辰進士授
知樂陵有功超拜山東僉事奉 璽書兵備武定
賊平省兵備乃還分臬濟南復往巡遼陽及遷江
西遂自遼陽過濟南携家還留固陵而身獨往蒞
事蓋自筮仕宦山東且十載戊寅抵江西逾年難

作余蚤歲聞諸父老談許公率其親所覩記不獨樂寇一事在樂陵興學造士平賊役息刁訟鉏耨習備敵俗丕變先賊未至繕城濬隍教民戰守其甚備推誠待下與衆同甘苦故人樂效死關府武定郡縣貪吏望風遁去諸興革裁創軍民咸便率經久可施行簡卒乘募勇畧選引強士訓習遠射製連挺鬪械授攻擊止齊法卒用是勝土人至今習之稱長技焉治濟南政先仁恕務盡下情數平反冤獄絕口不言戰功或問之遜謝不對謙厚不

伐如此其平居治行敦大體不愧古循吏至用兵料敵決勝神妙不測能以寡覆衆雖史籍所稱元戎宿將知兵法者不能過噫當濠未反也設公得專行其志如山東時必能先幾制變當使勝筭在我濠中有憚不反江西可幸無事矣謀格幾失令束手俟變徒誓一死報國與倉皇無策窮蹙而死者等公之初志豈遽止此已邪樂陵先有生祠武定有破賊安民碑公旣歿樂陵武定遼陽思公不已又各相繼于其地立遺愛祠咸若曰公有大造

吾土祀典所列法施民勞定國禦菑捍患公皆備之
不以其死事江西云蓋語死事江西最著江西
之人目擊其變故嘆憤駭異惟死之重而才猷之
蓄事功之素多置弗論語功烈山東最深山東之
人身被其澤故哀思慕戀惟惠之懷而過化殊區
歷世滋久益篤不忘夫各有所感也濟南山東會
城舊有崇正祠祀

國朝名宦鄉賢遍乎一省者公預矣嘉靖辛酉巡撫
鎮山朱公巡按漢樓劉公始從士民之請立祠湖

南書院西俾祀公巡撫高泉謝公石洲張公巡按
容堂吳公谷南高公繼至咸樂成之藩臬郡縣諸
君子罔不胥贊祠有堂有廡有垣有坊几筵器具
咸備且飭遺像凜然瞻謁悚惕伏臘饗獻耆庶悅
懌祠旣成濟南守魏公裳書幣請記其事惟公精
忠大節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儋也東人也特
表其宦績勩勞著于山東者俾刻于石以告來世
觀者跡公所能爲考其所不及爲蓋深有足悲焉
嗟嗟一死豈公所難一節何足以盡公爰系之辭

曰

蒸壁兮葑房繚蘅若兮廡瓊芳神宇臨兮中洲凜
英風兮滿堂絙瑟兮交鼓陳瑤羞兮酌清醕紛進
拜兮延佇靈昭昭兮欲下乘風霆兮驟鸞螭撫劍
佩兮光陸離瞻夙游兮顧懷慰我人兮永思繫大
造兮東土粵多歷兮年所歛去我兮安適嗟權分
兮志沮惟慷慨兮成仁勵臣節兮終古泰山巖巖
兮東海湯湯公名與高兮公澤與長神遊八極兮
耀景光來不可知兮去何方東人哀思兮曷能忘

千秋享祀兮垂無疆

資政大夫尚書邊公神道碑

李廷相

濮陽

皇明有文學政事之君子曰邊公公諱貢字庭實別
號華泉其先淮陰人也六世祖朝用元至正兵亂
避地歷城華不注峯之陽因冒王姓故今爲歷城
人朝用生一誠

高皇帝定天下始復邊姓一誠生文質以公大父貴
贈奉政大夫應天府治中文質生寧卽治中公寧
生節山西代州知州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

京戶部尚書公生有異質卽襁褓時祖母王夫人時置膝上口授章句一過輒成誦旣乃從大父治中公於官所于是公角尚卽蔚有文名弘治乙卯年方二十舉山東鄉試第四人明年丙辰遂登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時

敬皇帝重祠事公駿奔惟謹嘗以告不與

上私語左右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其爲

上簡注如此乙丑六月擢兵科給事中公性峻直又

練習國章通曉時務抵掌談天下事率鑿鑿副名

實雖重忤時貴弗畏避

敬皇帝登遐公劾太監張諭與太醫劉泰高廷和用

藥之悞又劾太監苗遠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

琳用兵之失詞義剴切聞者凜然是年九月仍擢

公太常寺丞旣而逆瑾擅權凌轢衣冠亡所不至

公又不能善事顯貴人于是顯貴人伺瑾顏色出

公爲衛輝知府庚午改荊州時蓋駟寇亟飛轍之

務公以身任之民不擾而事集克獲之功公與有

勞若夫革吏奸察民隱脩廢隆宣恩惠爲天下治

行最辛未擢山西提學副使尋丁代州公憂甲戌服除起公河南公正已以格物先行而後文申條教以定其趨勤考較以程其業復文體以示其標嚴勸懲以鼓其氣繇是士經公訓迪者莫不克然各有所得丙子鄉試號稱得人丁丑丁母董夫人憂初公體豐顏渥風神藻雅兩更三年喪哀毀踰禮自是積衰成疾而公亦倦於遊矣辛巳

今上入繼大統詔求遺逸撫按諸公交章論薦乃卽家起公爲南京太常少卿嘉靖癸未晉南京太僕

卿承平日久騎政漸廢公至未期釐弊課功公私稱善甲申改南京太常卿丁亥再改太常卿提督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各地殊八館諸生學無師授公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以通遠人之情戊子以年勞轉南京刑部右侍郎己丑擢南京戶部尚書東南財賦半輸留都百官六軍咸仰給焉制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闕公曰會計者部之事也覺察者院之事也何妨焉公之識大體事多類此幸卯忽以疾懇疏乞歸初公

癖於求書所蓄不啻數萬卷壬辰偶遭回祿焚之
幾盡公仰天大哭曰嗟乎甚於喪我也疾遂篤胡
夫人謂公曰卽不諱麗牲之石誰當銘公者旣而
曰宜莫如廷相公然之已而卒惟公與先太保公
同省又同舉進士甚相愛也廷相叨官詞林兩佐
南銓又辱公忘年之雅日夕以文事相劇切有師
資之益焉則茲役也其奚敢辭追憶

國朝文章無慮三變

高皇帝初正大統青田金華義烏諸君子力以斯文
爲已任剗削舊習橫制頽波幅尺騷雅典起學士
永樂以後騷卿藻上布滿天下然辭頗纖弱稍異
曩昔識者病焉

敬皇帝時明興百三十餘年于茲矣四海梁肉百官
委蛇得以肆力弘學留心藝苑于是公起歷下與
北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互相師友力追古作妙
悟真機鼓吹盛美可不謂振世雄豪也耶况公孝
友天至又喜賓客樂道人善援引後進聳若不及
至于當官莅法必盡其力所在人皆嚮之愛之語

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公生于成化丙申八月卒于嘉靖壬辰二月年纔五十有七配柴氏累贈夫人先公卒繼配胡氏累封夫人子男二八長翼以廕爲太學生次習皆幼所著詩文四十餘卷藏于家門人輩相與謀梓之蓋世所必傳者也墓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其墓在邑城東原祖塋之側銘曰

皇皇大明文治誕興言言歷城積高氣靈郁郁先生應運而升達治之本立士之經摘采玄黃流聲宇

宙人謂公才公不自有以器以年容臺是授周旋祀事受知我

后乃擢黃門侃侃正言縉紳相賀風采凜然再晉容丞厥城是專督學梁豫教化攸宣惟

帝女嘉首下徵詔敷歷兩都薦掌邦教方期柄用允升于道胡遘其歸克遂高蹈我讀我書天胡災之斯文之喪不其在茲公命近止吁其可悲門人達者愛慕厥遺華峯之麓佳城鬱鬱奎璧之間文光上燭我銘諸碑用昭世族公乎有知庶幾瞑目

朱中丞平東紀功碑記

宗伯董其昌

玄宰雲間

國家自有

患遼人航海而東聚廬而處倚東爲命

無何而用海之議起置撫設鎮遼將居然爪牙矣

久之

廷議不便檄調遼將于關門

至吳橋變作掠六城殘兩郡據登圍萊七閱月不解時援兵節制不一類觀望不進張贊畫國臣屈司理宜揚聽熒請撫軍心益懈朱公大典以壬申

五月自津門拜

✓
Bi92
S4F/H'
1640

册	12
卷	13下

持勦議是時有四難露齒蔽野軍無見糧將驕無
主麾下止落落數百潰兵不堪再鼓一難也鎮與
監左監與督左鎮監督各自爲左一難也曹濮之
間有土寇鄒滕之間有蓮妖沂莒之間有礦賊青
濟之間有鹽徒蠢蠢思應一難也當其議用
海視遼人大重及其議撤視遼人太輕豈惟輕之
且攜之矣雜處郡中其爲遼人也多矣何以令友
側子自安一難也公旣精白心不辭難而揮霍沉
敏曉暢盡變矢無虛發必中窾

天子旣心倚公凡公所請朝上夕下以八月十七日

誓師集關寧密薊昌保客兵東省主兵騎步數萬
旌鼓嚴明呼聲動天一以當百殲之沙河蹙之高
望山賊衆披靡死以澤量而我兵唱凱入萊矣賊
猶收合餘燼力保黃縣公乘勝分兵爲三一繇新
城攻其右一繇招遠攻其左一繇棲霞搗其背斬
首捕生過當屍橫數十里

帶殘騎

沿海奔登數日之間解萊圍復招遠復黃縣真奇
捷也公不自言功疏曰

聖天子之靈諸臣之力臣聞行百里者半九十賊雖困獸勢比負嵎臣度之必走海矣爲今之計宜速撥長廟二島調江淮水兵合津師島師截其後戶可一鼓擒也且臣言非漫也臣請檄關寧騎兵拘諸原請檄江淮舟師扼諸海各用所長耳

朝論躡之適部議持兩端江淮兵至膠州不前津兵島兵自爲枝梧以風爲解春深泮備艦走公大聲疾呼不應眼穿唇焦僅僅募集數十漁舟搖曳下颶風礁石間而已雖游魂尚稽天討然

羣兇授首亦已畧盡卽恢登之日大有俘馘全活島衆數千東牟廓然頓還舊觀公之再造也

天子嘉公勞苦晉公少司馬廕一子錦衣衛戶侯世襲仍鎮撫山東如故方伯勞公永嘉久侍行間瞻公大業甚悉屬不佞昌記之夫公昔在省坡名高補衮今當闡寄勛崇授鉞三不朽事至公而全

天子方開明堂錫秬鬯鑄鼎鐘告

九廟社稷之光豈才盡史臣所能描繪其萬一乎頃

者廷薦中樞

天子難公之代卽是而

主上之倚重可知已不佞乃叙其事而作頌曰

有皇締造奠鼎于燕鞭箠使之羣醜帖然文恬武
熙舞干而嬉挹婁逋討醫閭傷痍

帝憫哀鴻爰宅中野狼子猴冠鷹颺不下脫巾一呼
弄兵載塗巖城忽摧好音相徂撫爲撫悞虎來謁
負遂分勁兵窺萊之固重圍六月睢陽力竭援師
頓挫要盟咄咄天賚師貞劍氣秋橫均少棄甘如
赴父兄三方布陣師和以信雷霆所臨莫敢不震

萊之士女迎門笑語於粲於樵實獲我處懼退

保勝兵疾掃問諸水濱亡命戒獠額額東牟有濯
其丘

天子好生倡亂是求猘猢旣翦終禦魑魅天網安迓
明威不昧東征之烈皇有人傑豐碑永垂金甌無
缺

郡守樊公德政碑記

王象乾

霽字
新城

郡國之密邇神京者首推濟上

聖天子倦念左輔每選良二千石出守茲土甲子春

大瀛樊公奉 特簡來守濟且三年所予接鄉之人一語樊公無不手加額也因謀以一片石鐫公惠德于郡庠相率而問言于余余曰余何以紀公不過借輿人之口以爲野史之筆耳公兩浙名家早成進士筮仕白雲司得情弗喜多所平反比守濟幸得藉雙旌捐視凋疲悽然惋然急以濟人利物之心堅起衰振弊之政合三十州邑相率而歌曰誰其予煦惟公之劬誰其予式惟公之績總之家視郡子視民赤我胞我而與我以更生郡固稱

文明而以季試月試浮視故事致士氣萎蕪不振公法眼相天下士龍門大闢給餼興社一一品次於是士皆矜奮聯翩得售不可勝數比見宮牆傾頽慨然葺治聚庠工經始不日一切門殿堂廡聿成翬飛鳥革之規其於尊經閣尤創制改觀焉更復曲引吳水滌洄繞匝抱若玉帶滙于飛躍亭之前繞歸湖上山川之奇愈有以甲天下公餘命題課士盤桓亭中不能去德澤與清流俱長矣不寧惟是尋武穆之遺碑更隆俎豆崇呂師之香火特

馬虹橋又如官舍郵亭城隍倉廩與夫名賢故蹟無不加意增葺則所稱氣象更新者不特郡庠爲然公嘗梓文呂訓詞感應篇諸書令賢愚得以共証又梓會心錄令諸士奉爲法程夫其訓勉爲善似黃次公興賢育才似文翁爲民請命似曾子固脩碑濬池似顏平原諸君子各擅其長而公兼之矣公之濺澤不可勝紀恐其去而繫之以思今而後濟南之政其將與召伯叔子並駕哉公名時英字端明號大瀛杭之錢塘人萬曆己未進士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李攀龍

濟南郡隸省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所供億轉置送迎舉以取集郡大夫以上暨有事覽士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產公至此災厲且邊閩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績一若不欲有爲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邑舊以律名租役必先以簿正嘗與他沃壤地借田瘠稅腴屢不較邑

墟亡不比屋馬公始第丘畝履原隰視土之燬惡以登下其賦勿一以收責俾參稽各無失職請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避課邑百姓不惡礎瘠陂圩而汙萊爲子孫憂郡大夫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土之臣絡繹於邸宇晨趨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送迎異求同費舊一以委諸徧戶歲數人家以分聽其給終則以貨賄之人出會之官契嘗不掩籍十登六七邑百姓無不若相與赴截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祿席爲幸而不知其產蕩然矣戶戶轉趨傾覆以積倉爲累不饑爲諱嗜臘相祈庶幾無斯役弘治間加緡八百金民車且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緡至二千三百金濼清之塗罕轂擊矣先南陽朱公首平等事列諸兄弟之邑得裁五伯金而邑稍受賜卽猶稱貸出納也公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侵傷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遽上計則什器儲侍得轉相爲用冗壞卽移置勿有廢棄焉法甚便以約不復舉長物責邑人值而橋索所羨餘五六十年

敝政一朝嘉與百姓日新邑不重困其正易輯市
野囁囁庶見弘治之舊郡大夫以上令夙以分禮
下之而公不以卑百姓晝日晉接不遑暇食而儀
愈安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嘗夜折
訟得情皆片言及壘壘問疾苦必竟辭嘗語余曰
居四載於縣署有未蹈之跡未嘗一日於寤閣忘
兼紹之心月旦與諸弟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適
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殖流移寃宅嚮附者衍負
版焉丙午秋入上最天官會徵書留擢西臺邑長

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無樂乎悅人於始
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惟無思公屬災厲邊圉
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要安以本俗
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哉公名
淑勵太原之孟人辛丑進士其詳具恤民錄云

南泉寺記

許邦才

南泉寺在省會南四十五里中宮之東山陰之半
寺迤南出泉三四泓冬夏不涸故名其昉蓋久而
不可詳但南崖巔有石刻字至元重脩乃知不始

白元矣至我朝正德時重脩已磨石未刻而其人亦不可考及萬曆戊寅予以老病火馳求就陰之息乃市寺僧房地一分相度經營之宜則毀宇頽敝象設汙殘長太息者久之因語寺僧曰是任將安諉哉於是命工鳩材堦埴旣稟於次第脩葺起至己卯春至正月告成而寺視前改觀矣寺僧湛徹等募緣遠近善信多所施助具有名氏恐久而歿先於兩崖得石請紀歲月及歲之三月采山村齋居因爲敘述而掇數語於左方詞曰

東岱良趾列剎相望寺以泉名其源益長始自玉崖漚爲清濟經河伏地紆迴千里乃于是中瀉爲泉泌自南暨北七十有二口都曰醴曰勞曰隸在彼南山實爲濫觴寺有廢起泉無絕續因泉名寺實有攸旨爰惟此役有其舉之我來匪暮殆俟厥時玄度前身安知無自似于今日了未了事

九塔寺記

許邦才

泰山北下麓野之間有地曰齊城有山曰靈鷲有川曰錦陽峯巒複合林蒼蒼鬱距郡邑皆百里稱

異境云寺建於此莫知其始歷考寺碑惟得唐天寶大曆之文爲古然曰重脩則猶非其始也意必建于隋梁之間而無稽遠我

皇明弘治十二年重脩九塔寺之碑而寺名有定徵矣今六十餘禩風雨銷鑠于是梓或就朽甃或就蝕飾之金碧盡之丹黝類就凋落寺僧了謙惻然而嘆曰物無嘗新功貴有繼不有名勝寺曷繇興不有繕緝興曷可久乃肩其役費視其積以置爲期勞視其力以畢爲期施聽於人無必募成聽於

天無刻索經始于嘉靖癸未春告成於以子冬功倍于拘製加于昔則朽者挺如蝕者瑟如凋落者煥如燦如于是視瞻儼儼禪梵恬恬鐘磬訇訇旒檀芬芬祈竭而集遊者繩繩闐闐客歲克登詣境斗絕色相岑寂曇靄毫光恍惚時出宜其僻而不廢也其塔一莖上而頂九各出構締詭巧他寺所未經有故寺名九塔因述其始末云

雙忠祠記

新城王士禛 阮亭

濟南故有雙忠祠祀前明巡按御史宋公歷城縣

知縣韓公也其祀兩公奈何先是崇禎十一年大兵入畿輔徇山東將薄濟南巡撫都御史顏繼祖被旨移鎮德州阻河爲守以戲下兵三千往濟南所有僅羸卒五百及萊兵七百人兵備單寡緩急無足恃人情洶懼宋公時東巡駐章丘聞警投袂起曰濟南省會重地藩封在焉顧守衛單寡如此吾不知其所終矣乃介馬馳入濟南七疏請援兵而闔高起潛握重兵翱翔東昌臨清間不發一旅東向事且急公請於德藩出內帑犒軍鼓以忠義

登陴誓死守大兵築長圍肉薄急攻九晝夜轉輪匱絕外無虻蚋蟻子之援城遂不守宋公不屈死之起潛以德藩淪陷懼罪疏言御史阻遏援兵冀以自解命下撫按覈實以聞於是尚書徐石麟都御史張瑋等合疏言御史職非守土學朱聞警馳入危城誓以死殉忠不避難慷慨蹈義合照御史張銓王肇坤例一體贈卹事未及行而明社屋矣南渡贈大理卿而韓公已先贈光祿卿謚忠烈當是時士人思兩公之德哀其死甚烈建雙忠祠於

郡城之西蓋七十年矣

國朝定鼎宋公以子德宜官拜大學士贈如其官韓公以子世琦官巡撫贈工部尚書論者皆以爲兩公忠義之報天道灼然如此而歲月寢久祠祀圯廢康熙四十三年宋公之孫廣業以僉事來爲監司明年韓公之孫鎬來知濟南府事惓念濟南爲先公殉節地政事之暇咨訪遺獻得祠址于仙台里木主尚存居民房氏愾然流涕有志興復而六髡士大夫洎歷之耆老思兩公之德久而未沫請

於開府藩臬卽故址鳩工肇始六月二十有一日閱三月而潰于成輪奐有加於舊於是六郡士大夫書來請記其事余聞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之訓也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儒之經也委質爲臣不幸而丁衰亂之世又不幸而處危疆存亡之秋雖有弘濟艱難之畧無所用之成仁取義惟一死耳古忠臣烈士如隋堯君素南唐劉仁贍宋李芾元余闕其死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身膏草

野而名蔽天壤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兩公之事
衡之何多讓焉傳有之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齊人之祠祀兩公
也合于禮矣傳又有之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
知而弗傳不仁也僉憲太守之愾慕而興復是祠
也非古君子仁者明者之用心哉余濟南人也慕
兩公之風烈數十年于茲一旦躬逢盛際不可以
無言爰述兩公殉節顛末以爲之記宋公諱學朱
字用晦江南長洲人明崇禎辛未進士韓公諱承
宣字長卿山西蒲州人明崇禎甲戌進士啓禎間
名相蒲州公從子

雙忠泉記

督學趙申季 行滌

丙戌之夏山左六郡士大夫暨歷下之耆老謀所
以重構雙忠祠者蓋爲宋韓兩公殉節於勝國先
時士民旣悼其精忠復感其德澤特建巋祠以崇
厥祀旣而傾圮纂葺祠且易爲民居矣如是者數
十年至是值兩公之孫同宦濟南諷訪祠址復得
木主於居民房氏家蓋七十年來故物也郡之紳

士耆庶如見兩公且嘆且泣乃速謀其祠之成卽
仙台里之故址而經之營之涓吉鳩工衆手偕作
無何忽有雙泉湧地瑩潔甘美見者聞者莫不嘆
爲靈異云爰構亭其上而徵余爲之記余思夫兩
間之大積氣爲之也氣之積也明則爲日月凝則
爲山嶽嘘而爲風鬱而爲雲蒸而爲雨浮而爲露
發而爲雷爲電溢而爲川流而爲泉其在人也爲
靈秀爲果毅爲慷慨激烈其精誠所極不依形而
立不恃勢而存而浩然獨行於天地之間故可自
有而之無者亦可自無而之有以兩公當日誓衆
櫻城登陣卻敵志欲扶傾大厦一時見危授命雖
值時數之窮然成仁取義視死如歸此其氣之孤
行獨往直足以撼日星搖川嶽驚風雨而泣鬼神
矣

皇清定鼎以來湮沒弗彰今日建祠方始地卽效靈
泉之出安知非兩公浩然之氣沉鬱積塞於十年
以前一旦勃發其奇而自無之有者乎昔范仲淹
知青州多惠政醴泉忽出於洋溪之側感公德者

蓋之以亭而表其名曰范公泉鄒浩之貶昭州也
抵郡後患多瘴水甫掘井瓦礫之下得巨螯甘泉
隨地湧出及還朝泉亦先涸此二公者一則以仁
慈愷惠而澤流兆姓一則以正直耿介而遠謫蠻
方俱足以致醴泉甘泉之應何況精忠報國視死
如歸感天地而動風雷如兩公者乎雙泉之出無
足異也獨是范鄒二公猶以及身而致醴泉甘泉
之應當時頌之後世傳之已爲古今來不可多得
之事若乃淹鬱於數十年之前而表揚於數十年
以後輿情允協廟貌重光而是泉也潏然而來沛
乎莫禦一出而不已再出而不窮以視醴泉甘泉
之應不更有異焉者乎傳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
寶民不愛情徵於此而益信矣然則是泉也莫爲
濬之而若有以濬其源者兩公也莫爲導之而不
壅有以導其流者六郡士大夫暨歷下之耆庶也
自今以往泉水長濬泉亭永峙仰瞻廟貌憶想風
徽倘所謂源遠而流長者非耶是不可以不記

不匱泉記

安丘張 貞

不匱泉者

誥封一品太夫人管太君暨其喆孥觀察使者澄溪
宋公母子孝感而出者也太夫人毓自名家閭儀
素著歸孝廉儉齋公時舅侍御公已忼慨殉難惟
姑在堂凡服膳非其手調芼縫紉不以進臚臘廟
享烹飪滌濯必誠必敬流涕主前至老不怠相夫
教子皆爲聞人甲申夏日觀察公需次銓曹當得
監司擬奉母以就祿養太夫人曰余守不出閨梱
之訓生平蹤蹟未嘗逾境汝宦游四方雖有版輿

吾弗御也及就選人適得濟南太夫人幡然改曰

濟南爲吾舅伏節地且聞使宅卽代巡舊署庶睹

遺獻如見吾舅也欣然啓行到郡之日父老瓣香

兒童竹馬郊迎膜拜歡聲動地喜我舊使君之有

文孫也太夫人知先公九戩之恩東人未沫亟問

吾舅遺澤猶有存者乎僉曰我公殉節之後郡人

戴公之德景公之行與同時盡節大令韓公共祀

西城之仙台里迄今餘七十年以歷歲久棟宇漸

就蠹蝕垣墉或至漫漶父老子弟方謀更新弱者

出財壯者出力有知慮者奔走後先不三月而祠
宇粲然復興棲神有堂會祭有所省牲有房重門
峭壁沉沉翼翼丹堊金碧殆無遺功祠之雄麗遂
首一郡不特修廢墜還舊觀而已也升主之日二
東人士橐牲醴肅拜祠下者奚翅萬人人吏既
散復修家享之儀略如朱文公所定太夫人拜前
觀察公拜後而母子之孝思始爲無憾也其事流
傳衆口聲徹

輦轂乙酉孟春我

皇上六馭東巡

賜太夫人扁額爲北萱暎綵母子純孝櫟括 備使

儒生紀述縱累數千百言能出四字之外乎

王言如綸真曠世一遇矣觀察公鑄之堅珉貯以傑
屋前堂三楹方伯高公字曰繹志以見不忘

君親之意亭後突漏清泉灑潏潏其甘如醴濟南
故多名泉然半在幽隱之地署居歷山之巔不假
人工不出淘汰而得爲尤異矣學使趙公用毛詩
孝子錫類之義以不匿名之人以爲知言云當雙

忠祠成嘗有雙泉夾兩階祀而出今復見此豈偶然哉泉出之明年貞偶客歷下邦人欲侈大其傳屬紀於貞貞以應德效靈非常奇瑞得親見之幸矣故不敢以衰髦辭詞卑事備不暇計也嘗讀郭緣生述征記吾郡有顏文姜者孝婦也遠汲新泉以供舅姑不勝其勞忽有靈泉涌出室中鬱濛濛漸遂成巨浸至今人稱孝水焉以視太夫人雖出處不同其天人叶應之機何千古一轍邪於乎天道遠人道邇昔人之言也乃何以宋韓兩公忠奮於當年而暴名於萬世盡節於明室而血食於皇清且一時子姓同蒞茲土或假節鉞或寄專城其前徽補其未盡夫亦可以觀天咫矣自時厥後太夫人瞻廟貌以思先德觀察公敬祖烈以慰靈心休徵洊至嘉澤旁流將口不容讚筆不停書矣請以是言爲乘韋可乎康熙著雍困敦歲塞壯旣望謹識

傳

王雲芝先生傳

邑令張鶴鳴

公諱勅字嘉訢登第後

御筆更字懋倫別號雲芝後易爲竹泉歷下人也成
化甲辰賜進士一甲三人公少有仙骨穎邁絕人
讀書華不注山東臥牛山寺嘗與友人趙璧遊眺
見山坡火光疑爲夜燐公不言但夜分持石置火
積石成壘一夜潛發之二尺許得石櫃而書二册
脫衣裹回每中夜沐浴焚香虔祝展誦一年後能
知未來休咎御風出神詔人曰地如籀子巖地下

珍異幽奇皆可見人半疑信之弗測也時

侶相携山頭採杞葉持菜先公下比扣門公爲門
肩僮訝之公笑曰我從裏間到來和尚自不知耳
公蜀梁兩司學憲一日集諸生講學衆俱見白雲
一片起公卽遣騎戒疾驅數里雲落處卽掘之果
得白石如雪命煮之細切如腐備食諸生甘美非
人世味公曰此雲母也此事未知在蜀與梁今亦
不可據云大梁試士鎖院窻廡皆滿每處輒有一
公危坐終日諸士出相語各以爲近公危坐處惴
惴弗寧也已知其爲異相語神怪之在輝縣山坡

忽下輿拜曰老先生在此掘之得大石玲瓏蒼翠不類人間石置之百泉上今浸入豪家又在道傍古垣開紫石硯二池各有鴛鴦一隻雄雌相向余聞公孫國子生畿云少猶見此硯後不知所在公以南國子祭酒家居前採杞僧疾將逝矣公問曰富貴何願僧曰兼之公曰惜也功行未滿且著蜀府爲二字王因批其背是日蜀王產第二子背字隱隱王摩之應乎歿尹太宰旻寢疾詢其大期公曰有大鶴入幕飛旋已颺去公之神也至太宰逝

果然公預知死期安筭易道

公曾與王

陽明夜登佛山見帝星輝耀陽明日此在江右公曰勿悞自在江漢陽明深服之蓋東方曼倩李鄴侯之流也公事業不可考其傳流於故老者旣如此余嘗見潘雪松著公行略比來歷下縉紳里巷時時談公雖微有異同要皆異跡也一日公曾孫捧公畫像來謁於庭余旣慕公生平又喜披覩其像因據雪松成言損益于父老之口掇拾爲傳書公像後付其孫俾無佚遺云

李于鱗先生傳

王世貞元美 吳郡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 德莊王為

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且緝繡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

少保殷公士儋結髻毘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首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若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

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象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于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于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聞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爲名計出曹一羸馬蹙蹙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

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
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爲社會時
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
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
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
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
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
容畚耨鞠脛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
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

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
則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
者手目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
之然于鱗高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
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
府以故得請白媮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
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
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
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

趙關前後爭得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遷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于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躓之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毋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西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實離之思以實及其始有機矣亡無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擇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遠上疏乞骸骨拂衣東不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

篇及它文益工不脛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
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
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行進也大司空
朱公衡時巡撫伺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權甚自
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會

今上初大徵耆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
叅政奉

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
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國方亟見其
容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
有白雪樓集三十卷行于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
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傍睨千
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則獲之
語煨煨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
醜望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

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
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知結爲大年日
月經天光彩掌鮮嗚呼何恨哉

義娥傳

張鶴鳴

義娥名桂香義者觀風者奇其死以意謚之也蓋
郡諸生吳愛衆養女云娥生流備比歲凶其父始
鬻子錢家亦坐不登因轉售愛衆再鬻而甫十齡
婉靜不嬉愛衆直婢畜之弗奇也先是愛衆母盧
有姪三才曠蕩子家替無依依姑餬口姑昵血屬

而愛衆乃直僕御之無中表情願指略忤輒展足
瞋詈曰奴奴侵牟我餽奴胡爲亦嘗加榜掠友有
戒之者曰若蠶目者君不遇若德若不投垢甯恐
子密兩桂間愛衆剛愎弗省也一日愛衆與妻李
對案哺食三才負米入愛衆嫌之曰損好銀錢爲
擇白粳米如此爲尅真矣三才遽掣腰間匕首數
之曰併死可在今日刺之不中愛衆繞磨旋娥大
叫以挺以挺挺縈磨索中以左右肩翼愛衆素病
瘵不能支娥一髮女三才以積憤橫氣如出柙之

虎竟砮然中飲乃飛血妻李累息奔踰西壤垣賊
舍愛衆逐李愛衆尚強起護李撞壁僵掌血印壁
痕殷數日李肩隣媪門隣媪祈賊曰我無讐君願
君舍我賊舍之復向壁間僵愛衆數斫之死娥持
賊裾大呼邏者曰奴殺人奴殺人賊斫其頭骨併
腦血交淋淋下娥持裾如故賊惶急維襖至衢娥
呼擒賊不休賊愈狠斷其指乃去娥竟死衢中大
驚一市人邏者糾衆兵尾之至灤源里東將入門
守城者擊以受七首墜遂擒之愛衆有襖女男女

奴抱之亦甫八歲難促不能避屢出戶下賊瞥未
之見命也而李氏妻者已別嫌爲他人新婦矣

張鶴鳴曰語曰父母之愛愛之又曰怨毒之於人
甚矣哉三才雖貧依於衆彼固以爲油然兄弟也
姑姪之情路人知之衆之凌厲奴辱不祥也矣明
者猶憤况恣血氣者乎弁髦女子瞠目一叱驚啼
辟易娥翼主持賊腦淋不舍予深取其不懾天性
勇也緹縈之智出之緩娥之勇出之急獨妻李者
忍忘壁掌血跡如新且親見娥之慷慨忽而覩

他室彼摩笄青陵夫非人女子哉

明史忠臣宋御史傳

纂修明史總裁 徐乾學 刑部尚書

宋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

部主事督鑄錢吏弊一清著其事曰司鑄政略丁

憂服除補禮部主事十一年改御史巡按山東未

行疏劾楊嗣昌田唯嘉唐世濟史堇袁鯨詞甚嚴

正既出京寄書家人云奸黨盈朝海岱多故吾此

行誓死報國勿以為念是年冬北兵入關內外纂

嚴特命中官高起潛督兵應援巡撫顏繼祖移鎮

德州濟南有兵三千繼祖攜以自衛留老弱兵

五百人及調萊兵七百人學朱方巡章丘聞警疾

馳入濟南曰此省會地藩封在焉守備單弱乃爾

吾死是城必矣先後七上疏求援及條奏方畧嗣

昌為樞輔寢其奏未幾兵薄城下環三面而營為

長圍守之攻益急學朱率巡道周之訓守南門環

甲登陴鼓勵將士用佛郎機火器圍稍却堅壁九

晝夜轉輸乏絕請德王出帑金犒軍軍心稍定正

月二日黎明攻者躡雲梯直上城西北隅德府承

奉賀章驚呼曰北兵登矣衆皆潰奔學朱聞變躍馬循雉堞而西率親卒數十人持白楮格鬪攻者肉薄驟登弓矢競發衆皆挾楮走或格鬪而死學朱被執不屈遇害須臾火焚城樓骸骨俱燼小吏柴標僅於城頭得令箭遺鏃而已當是時高起潛開幕府握重兵翱翔東昌臨清間不發一卒援救及濟南失守藩封淪陷聞學朱死輒委罪學朱以自解誣其阻遏援兵又無防禦起潛固是得薄罪舉朝皆知其罔畏端勢莫敢言特旨以學朱死狀

下撫按察覈久之其子德寬伏闕請卹直隸山東守臣勘實以聞尚書徐石麒白貽清都御史張瑋金光宸等合詞言巡方職非守土學朱聞警馳入危城誓以死殉忠不避難忼慨蹈義當比御史張銓王肇坤例一體贈恤吏部覆如其言且云御史孤子一身不携僣從敵留半月乃去骨化形消無從辨識更爲慘酷擬贈官蔭子如肇坤復有旨令再覆覈而國亡矣福王時贈大理卿

明祥淪喪文
命纂修明史恭
本朝

太宗文皇帝實錄得悉宋侍御殉節始末友正是傳
以昭忠烈并識

文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李攀龍

正夫既授簡討者八年矣歲丁巳乃疏以郭太孺
人歸濟南濟南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簡討家自
曾大父衡爲永平郡文學徵授 德莊王經誼永
平後進皆從文學德邸中及 王之國蓋

天子賜璽書勞焉大父峻既省試則河南許襄毅公
以莊敏文簡二公從其在太學又如劉太司馬龍

大中丞夔兄弟徒衆尤盛知名者也至今諸齊言
禮者無不自出殷氏矣簡討家世傳業稱山東大
師今幸諸家願以相累豈無意乎吾黨小子哉正
夫嘗稱學廢推讓未遑乃不得已於父老而許之
爲受徒數人屬太孺人捐館舍積至數十人攝衰
臨藝是歲省試得中鵠繼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
謨者二人顧濟南諸生則業謂禮經多不受受宅
經正夫各爲持論如其家家不能難然亦咸得以
舉大誼如是者五年余晚以駒事正夫問詩數篇

所愛經卽嘗聞之張先所者蓋正夫結髮與余事
同郡張先數年以家世故卽更宅受禮云明年正
夫起家以其官入說經學

裕王府中矣父老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
業乎卽中廢何以報簡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簡
討之相爲二三弟子者不愈益亡已時

國家設科射策二三弟子視以爲祿利之路則然矣
莫不以朝受學弟子員卽夕効高第取右試官耳
吾業旣與恬然爲此而又勸使勿亟其孰信焉故

使二三弟子受學身自致官當世吾猶人也効高

第取右試官予安能知之卽因以長躁進之心傷

揖遜之美有寧中廢報我而已一以躁進使自致

當世何不至也昨帥孰甚焉吾所願其大者受經

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卽若許氏劉氏諸兄弟以

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簡討且八年

亦旦夕遷耳又方今文章之臣歛然在奧窔之間

簞席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居宰相位一何醞藉

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于家猶曰今朝廷

大儒骨骸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
動衆憂國如饑渴者何限吾幸得請歸與二三弟
子相訓故說經誼以增益不能游息卒業庶有用
我往以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雖亟自致
以効父老然有不可知則以簡討身爲揖遜循未
失爲是也身爲揖遜而後乃今巖然五經之眇論
鄉唐虞之閔道以陳于王前以爲

聖天子主器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難而懸之而
實使自得之其相爲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
從知之也在昔有漢旣以玄成爲淮陽中尉而孔
次孺尋以詹事遷霸世大儒忌爵太過懼德不堪
又何推讓君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不得
繇是矣

聖天子方日隆敬承之緒以有事燕貽天下自主器
所有宰相自儒臣所爲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
推讓耶 朝廷用簡討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
備侍從守師傅猶且推讓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
將愈益勸豈爲中廢無報乎父老幸歸報二三子

也

祭巡按宋忠烈公文

巡撫方大猷

惟 順治元年歲次甲申九月丙戌朔越六日辛
卯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烏程方大猷謹
以剛鬣柔毛庶羞香帛致祭於前明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長洲忠烈宋公神位曰元黃龍戰逐處隨
波屹哉柱史氣壯山河濟南父老目擊其烈向余
揮涕津津稱說戈矛將墜公處局外胡不遠引而
卽於害舌能截鐵膏甘燃火有魂可招無屍可裹
舍生取義守愚成忠乾坤不毀終古清風馭也魚
鹿視師薊門桑田滄海殘喘偷存
皇清定鼎殲闖雪耻謬承

簡命傳檄濟水霞飛城頭如覩烈焰徒倚憑眺臨風
一泣憶昔金臺趨陪則效握手殷殷勗以忠孝公
言克踐公骨成灰赫赫靈爽時走風雷楚夢旣奏
生芻旣陳我懷如結俯首含辛哀哉尚饗

方大中丞奉

命招撫山東是時干戈搶攘人心惶惑方公甫蒞濟
南卽謁祠致祭作此文以弔忠魂士民感泣人
心遂定忠義感孚何神速若是乎公之大節凜

稟如生矣
撫濟士良識

書雒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文叔
邑人

雒陽處天下之中挾殺屣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
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
已有事則雒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雒陽之盛衰
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
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
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
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廢而爲烟燼與唐其滅而俱
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苑囿之興廢雒陽盛衰之
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雒陽之盛衰而知雒陽
之盛衰候于苑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
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
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
末路是已

誥命碑陰記

殷士儋

穆宗皇帝初登寶位以臣士儋夙侍
翰林院學士晉貳秩宗
賜誥命於是祖考鄉進

士府君得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武氏贈淑人明年戊辰士儋擢陟禮卿掌詹事府事會 冊立東宮禮成 詔京官未滿考並給應得 誥勅祖考再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贈夫人庚午士儋叨官內閣時 納款

上歸功輔臣賜隆廕有差旣屢疏辭免不允因上章力辭廕子中書舍人之恩請給先世 詔命

上許給誥命恩廕仍不允辭乃加贈祖考光祿大夫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

一品夫人辛未冬士儋引疾乞休疏四上蒙恩許

致仕馳驛以還仍命有司給歲夫月米稱優禮輔

臣至意旣歸焚黃告謁祖墓爰立豐碑刻 誥詞

昭 聖恩示來裔臣士儋謹拜手稽首恭題其後

惟我殷氏在武定世有隱德我曾祖考爲蝥菴公

始用禮經魁鄉薦歷官 德府審理正我祖考爲

蝥菴公季子成化庚子舉鄉試禮經第二人靈寶

許襄毅公官山東按察司副使遣二子執經受業

館下蓋大司徒莊敏公誥大學士文簡公讚也在
太學四方從游者彌衆襄垣劉公鳳儀以禮經約
爲文會亦遣二子來就學則大司馬文安公龍都
御史夔也今濟南士凡治禮經問所從授受咸出
先祖門人無它師先祖顧五試禮闈不第弘治丁
巳調選卒于京師先少保甫八齡無何祖妣亦
棄養以故祖考生平著述遺文手澤散逸無存者
士儻猶及見宗戚高年及鄉先達耆舊稱述先祖
考天性孝友內外無間言抱經濟之猷不屑小試
竟不獲一命而殂輿論惜之嗚呼詎意歿後七十

年重沐贈典至再至三天語褒嘉闡揚潛德又
皆出自特畀不俟積歷考課之賞

聖朝眷遇儒臣恩禮隆渥可謂極至九原有知亦足
少慰哉士儻謗陋未能自效涓埃仰荅萬一愧懼
之私莫可云喻始我祖考之歿蓋貧不及請銘旣
荷殊錫例有神道碑將乞諸當世名公而士儻
蒙恩休退夙期未果茲列

綸音僭述行履梗槩與恩數次第如右庶俾後世知

慶澤有自焉

書葉母還金傳後

殷士儋

語云利令知昏言哲人猶難之也予觀葉母何其識之遠乎世所稱丈夫名能辨道義卒遇貨利不耻沒於非分此其賢不肖不可同日論矣夫葉子以才顯直禁密獲表揚其親不失其名亦可謂善承其志也方葉母得遺不居有所謂弗可與言有意天之報施哉積仁潔行其子卒享之合以義也夫

書邊華泉詩集後

劉天民

華泉子歿三年矣予收其逸詩得若干首才三之一云憲使歷田張以寬氏將被諸梓天水胡公來撫東土見而嘆之曰此吾詞林亡友也夫夫在

敬皇時與北地李獻吉氏汝陽何仲默氏齊聲藝苑謂我明前無詩人聽者初易其言久而將信且從之者衆矣嘻亦偉哉公因顧予曰吾子亦學夫詩也者詩不有的派耶讀詩不有妙悟耶說詩不有真詮耶執此以求詩三子之詩具矣今何李之詩

歷城縣志卷十三止
滿天下邊于者謂侯馬子索居無以藉吾且圖之
乃郡守白下司馬魯瞻氏遂鉸梓以行華泉之詩
得于是並何李矣嗚呼華泉子于地下能知知已
乃有我天水公耶時嘉靖戊戌夏五月望

歷城縣志卷十三止